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第十二

四月望日上曾相

同治九年

四月十六日復袁筱午學士

同治九年

四月十七日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九年

五月九日復英西林宮保

同治九年

五月十九日復朱修伯府丞

同治九年

五月二十一日復馬穀山制軍

同治九年

五月二十三日復袁筱午學士

同治九年

五月二十四日復曾相

同治九年

六月一日致左爵帥

同治九年

六月四日復郭子美軍門

同治九年

六月五日復曾相

同治九年

六月六日復張振軒廉訪

同治九年

六月七日復曾相

同治九年

六月十日復吳仲仙制軍

同治九年

六月十一日復張朗齋軍門

同治九年

六月十六日復李兩亭中丞

同治九年

復左爵帥

六月十九日復錢調甫廉訪

同治九年

六月二十日復馬穀山制軍

同治九年

六月二十一日復英西林中丞

同治九年

七月一日復丁樂山

同治九年

七月三日復曾相

同治九年

七月十三日復李兩亭中丞

同治九年

七月十六日復曾相

同治九年

七月十七日復馬穀山制軍

同治九年

七月二十日復左季高宮保

同治九年

七月二十四日復曾相

同治九年

七月二十五日復丁雨生中丞

同治九年

八月五日復曾相

同治九年

八月十四日復曾相

同治九年

八月二十一日復曾相

同治九年

九月二十七日復楊禮南學士

同治九年

復龐寶生總憲

復許星叔京卿

十月二十一日上曾相

同治九年

閏月二十一日復曾相

同治九年

十一月十日復英西林宮保

同治九年

十一月十六日復丁稚璜宮保

同治九年

十一月十九日復劉省三爵帥

同治九年

十二月二日上曾相

同治九年

十二月十七日復曾相

同治九年

十二月十九日致萬藕齡京尹

同治九年

復馮景亭中允

十二月二十日致王少巖石東山

同治九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致劉省三爵帥

同治九年

十二月二十六日復王補帆撫軍

同治九年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二篇目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二

桐城吳汝綸編輯

四月望日上曾相

張秋銘軍雖奉檄調嗣蒙商定暫緩拔隊途次接蔣璞山中丞咨以猗股復竄催銘軍速進敵處亦未轉行子務堅請退讓省三徘徊有待誠不宜強令孤軍先往也陳鳳樓百戰騎將省三謂爲淮軍之冠與任柱追逐最久王保勝殆遠遜之無論省三子務出征必要此人猖逆全是馬隊各軍皆嫌步多今辦西事非練馬隊不可馬勇難練騎將尤極難得將來銘營西調尊處留步隊三營毫無所損馬隊必求全來且恐尙須添練千乞鑒允爲感新招馬隊不足當大敵似可制土寇春間雨雪調勻秋禾滋長畿境稍平但有數營巡緝蓋懷似無過慮湘軍尙紮吳忠堡前稟賊中缺糧過夏難支璞山昨函馬化澂有求降之說該酋反復無常未知果否受撫

然湘卓兩營撐持至今殊可敬憫陝狃兩次內竄均卽回隴麥熟恐復來肆掠秦人頗望敝軍速至無如采購駝騾難遽湊集所募馬勇尙無一至中原久定散騎歸農非數月不能成軍卽湊齊亦不可遽戰鴻章初十日行次襄陽郭子美假旋未到周薪如先赴周口整備各事均未能剋期啓行徒爲焦急擬俟車輛雇妥卽自帶小隊先往潼關料理糧運駐候隊伍陝邊與甘接壤二千餘里無險可守敝部人數無多騎軍更少此行本是贅疣大局似無裨助轉不如深入夜郎以單師薄餉逐漸經營無所牽掣之爲得也兩亭代辦軍糧二萬石意殊可感陝省糧價米每石五兩麵二兩惟柴草艱貴轉運費力現擬帶郭周兩軍連隨營員弁月餉已需十六萬零采辦轉運雜費更難預計協款萬不敷用銘慶再調經費必添坐是進退難谷然入關後如嫌兵力太單亦不得不調銘軍矣馮卓如來鄂送行與商局事據稱馬丁二帥未便專請一人主政轉添痕跡鴻章卽不便

函達似目前尙無甚出入耳師門目力漸減自是老態嗣後乞勿親書振軒何時蒞晉念念

四月十六日復袁筱午學士

太冲爲鄆人西來頗涉驚疑疏稿畧見一斑其實隴事自有專責自付絲力亦未足了此況東西南北惟天所命與世無爭久矣秦中防務在唐宋時本難辦安地勢使然敝軍初至一切生疏斷不能防賊不來祇有遇賊卽打惟賊騎我步何從追截殊無制勝之方北山滿目蒿萊駝騾未備轉運無資未便遽令深入左劉諸公蒞秦數年尙任賊蹤徧地乃責之遠來乍到之軍而令賊毋入境似是易言兵也但冀前敵堵剿稍力後路或稍弛嚴然除湘卓雷黃外已無大枝猛將壽珊在秦未得軍心致狄河股匪肆擾無忌秦州南路再加糜爛以後進兵更難殊爲憂灼弟抵襄旬日騾匹馬隊無一至者俟雇車稍齊或先由大路赴潼關餘容續陳不具

四月十七日復丁稚璜宮保

前得二月二十四日手教所論圖黔進兵趨省城由清平都勻分兩路而下爲建瓴之勢唐鄂生亦持此說具仰碩畫遠猷弟初擬由辰沅專爲河道轉運起見敵部軍裝繁重若由川江繞遵義入省水陸險阻百端糜費稽時不如近赴沅州後再行分赴省垣及清平一帶也嗣改援秦姑存妙策以待將來席研香已由鎮施進攻屢獲勝捷苗巢深險渠擬寸寸節節而爲之鄂生紮重安江大有觸藩之象或者湘軍大利可併力先掃清水江北岸播州教案迄未辦結法使在京曉諭仍令敵處派員查辦此亦珂鄉異日之患知念併及途次又奉三月二十日手書允將協款二萬源源解濟彌佩公忠前已兩次咨覆請彙籌三箇月就近撥交銘軍如二月分餉業經啓解金陵乞飭司接續劃撥爲感侯相前檄劉子務分軍西去時值陝狃甫退令稍緩行弟賴奉 廷旨催赴秦妥籌適三月間河狄狃股

又由鳳岐東竄腹地而北山土匪游勇幾成窟穴蔣璞翁迭奉咨敝部速往遂於三月二十四日自鄂起程昨次襄陽各軍新招馬隊採購騾匹難遽湊齊弟擬先赴潼關察辦糧運駐候大隊如關中事機喫緊再檄子務統師先來省三亦必續至承詢附告樵野觀察明幹耐勞本欲偕往黔中茲以西征太苦文員不便多帶但冀黔中另有接辦之人非材得從諸帥後勉蕝斯役洵可小休耳

五月九日復英西林宮保

弟二十四日自襄陽起程昨抵洛陽休息一日適善臣派董鎮大義來商進止其萬分爲難情況久有所聞現止一營駐守河干其何能軍鄙意左公主持隴事未便越俎金景亭苦守吳忠堡迄未饑潰堅忍可敬鄧正峯三營已去必不再相煎迫善臣驍勇名將雖不得已而退弟實不忍放手擬俟入關相晤諄留其養晦待時質之高明必謂然也薪如率隊進駐同

州子美由武關藍田赴省案中現無狃踪北山土匪未淨當徐圖收拾之
西北數省苦旱皖近獲雨否

五月十九日復朱修伯府丞

三月間奉到正月二十五日手示指畫黔事深慮遠識時方料理西行闕
然未報昨聞奉諱南旋直道公忠今日已是廣陵散悵惜曷已弟初因圖
黔改馬爲步嗣又徵募騎隊廣購騾匹迄今尙未齊備羽書敦促匆匆就
道業於五月十六日行抵潼關暫促諸部分道進紮歲事荒歉米石七兩
麵價亦三四兩人馬飢乏轉運尤艱陝境雖無狃股深入金積久攻不下
湘卓兩軍勢已坐困河狄西甯堅巢亦無過而問者游騎四出時擾邊境
北山千里荆榛土匪潰勇勾結流竄不難於進剿而難於運糧必須逐漸
經營清理內患兼禦外寇敝軍糧餉兩缺不足以供多人陝防亦無須大
將聞都中同人皆盼省三復出省三函稱若秦隴合辦卽投袂而起隴西

方有大戰事也秦隴正苦帥多鄙人不過一將佐耳擁腫與居執掌爲使以現在事勢度之似須稍緩察辦知蒙盡念敢以瀆陳春夏旱枯日來甫有雨意黃河尙未發水張秋至臨清一節運道淤淺非伏秋盛漲不能行船執事扶輿還歸計應在潞津停待伏惟節哀慎護不具

五月二十一日復馬穀山制軍

途次接三月二十六日手書商加礮隊月餉當經備文咨復行役倥傯遂闕音問頃又奉五月初十日惠示重荷注存小軒馬隊因葉志超奔喪回南稍緩起程早晚當可入秦此軍經仲良小軒數年訓練而成愛不忍釋今既西來心與俱馳恐不欲久防無賊之地鄙意郭周五十餘營入關糧價運腳幾加口糧一倍目前實無力再添多營故以銘軍之精銳無敵省三之躍然欲試皆徘徊若有待者蓋爲餉額所窘稚璜屢函允撥二萬仲宣亦允三萬然口惠而實不至若非公與兩生督催蘇餉絲毫弗缺軍士

將餓踣於數千里外矣徐防董鎮兵勇聞有六營祇要年穀順成必保無事夏初荒旱晉豫秦麥收僅二三成東徐若何弟十六日行抵潼關十八九以後數日甘霖廉纖未已秋收可卜四野騰驤江鄉定亦得雨也盛軍進紮同州韓邵以規北山子美譚軍先後由武關間道抵省金積猗股本無降意或謂將謀徙巢他遁湘卓雖紮吳忠堡並未制賊死命挈衆又將奚往不過以此等浮詞敷衍耳目西域內外同疆斷無聚殲之理但不痛剿何能帖然就撫不籌安置暫撫亦必終叛從前回漢起許多帥戰勝之後劉霞軒遽議將猗衆田產一並充公招佃陝獮所以絕望甘獮所以離心嗣更數帥議撫議剿總無長策鄙人卽再接辦赤地蒿萊從何措手願借防秦養拙作壁上觀耳君山與當道成隙敵處亦涉嫌疑祇有不聞不問上海機器局自品蓮去後出入款目慮不如前此之綜覈尊處相距稍遠應否商令兩生就近查察主持兩公若互相推讓轉於局事無裨劉馬

繳局弟亦甚不放心惟牽涉洋人未敢卸避務求就近密察並於傳見時常加戒飭爲荷

五月二十三日復袁筱午學士

尊論秦隴用兵掃清一步屯墾一步糧米運足一步移進一步此誠老謀勝算滌相嘗哂鄙人調度喜用險著至西北則不敢不圖穩慎璞公以定邊甯州相屬愧未遑也北山土匪潰勇恐無戰事但此擊彼竄路多糧少難與久持敝軍全係大枝不宜於零隊雕剿么麼小醜尙不能剋期剋平奚言遠略日來專籌運晉糧入北山旁搜窮討毫無端緒糧未運入兵敢深入耶薪如拔赴韓城亦欲逐漸圖之子美尙無信來雨後山河阻水隊伍似難遽齊各軍借用尊處及陝局糧石是否付價運腳向章若何容抵省後商辦

五月二十四日復曾相

頃奉十七日賜敕憂勲之忱溢於楮墨翹系曷任鴻章十六日行抵潼關沿途亢熱異常禾枯麥萎偕軍士夜行早宿惟在洛陽駐息二日幸托順平十八九以後五日甘霖滿坑滿谷秦人謂雨隨車至想東豫燕晉渥澤均霑秋禾布種可稍釋盡懷矣關內外糧價增昂雨後冀可稍減惟麥收僅二三成渭北墾荒僅四五分北山千數百里徧地蒿萊與隴之平固慶涇相等用兵不先糧運其何能濟現飭盛軍由同州分紮韓郃澄城以規北山秦隴流民與各營潰勇勾結流徙山谷間此擊彼竄官軍資數日糧追剿糧盡卽回終非了局故擬由河東運糧節節囤儲節節剿洗但難剋期集事子美一軍由荆關武關赴省日內可到各軍新募馬隊亦分起入關擬令武毅軍進紮三原邠乾一帶遮蔽腹地花馬池定邊一片沙漠常有獮騎擾截湘卓糧路該處在西北隅又在北山之外絕無運路蔣中丞奏請敝軍紮此不獨爲湘卓之續且不能堵截內竄不知兵者好談兵也

左帥咨稱馬化澹求款又稱備船將遁未受大創豈肯自棄膏壤惟歸化城包頭造船運糧汴河上駛究恐緩不濟急劉錦堂等能否久措殊爲懸系張曜自甯夏函稱獨堡糧支數年與湘兵所稟又異目前似無變局敝軍餉額多虧未敢遽調銘軍陳鳳樓等馬隊與張秋步隊緩至秋間察看正與尊意脗合蜀餉三萬先與仲宣商定崇將軍赴黔籌議教案賠款恐又中變口外駝馬均須冬間到營長安官場諄請進省擬俟此間籌布就緒卽西行也尊患目疾似難復痊眩暈亦宜靜養 朝廷眷戀老成不得已或如駱公故事筠仙家運奇蹇情殊可憐兩生函告卓儒局事頗欠綜覈已臧商穀山請推兩生就近主持鴻章西事竭蹶萬分不能遠顧滬廠恐其成就終不逮閩省耳

六月一日致左爵帥

壽卿軍門星殞遠近頗虞不支致煩 宸廑令鴻章回援黔之旆轉而援

秦羽書敦趣匆匆西行五月十六日遂抵潼關藉讀大疏知金積馬狁糧
乏勢蹙中路南路各軍亦屢獲勝事機可轉具見慘澹經營匠心獨運殺
齋牘稱馬酋乞撫無論是否真實自應暫爲羈縻惟陝狁安插不易亮費
蓋籌便中希詳示一一弟帶來部曲無多分飭搜剿北山土匪兼顧腹地
糧運艱遠已覺棘手萬分公督諸部逐戰於赤地千里間真天人也彼此
患難久共緣分殊深幸隨時勿吝教言

六月四日復郭子美軍門

來示敬悉馳驅跋涉勞勩倍常當道諸公以冒雨遠來士卒疲憊請暫駐
休養數日糧運籌妥再行前進自是至當不易辦法現幸西北並無警報
兄斷不催促也至兼辦甘事外間擬議未足爲憑今就陝論陝我軍一分
進北山一控扼西路似尙周妥但慮 廷旨又令派兵前進幫忙事權不
一殊難措手未敢應承且無此力量也尊議兩路設糧局節節紮營轉運

誠爲穩著查由邠涇平固大路至金積堡共一千三百餘里可通大車其環慶以西平固以東雖有捷徑山僻溝原又無居民向不通車似難行走以三十里一營計之須四十餘營獠堡堅韌高厚炸礮入土不深恐無把握過河紮近牆腳兼挖地道又苦兵力不多秦州至鞏昌已四百里由鞏昌至狄道又二百餘里以三十里一營計之亦須二十餘營南路糧草較易購運然狄河巨巢險固似非一軍轟擊所能得手炸礮更運不到一經進剿則諸將爭先而不肯慮後此又向來通病將來果有遠征願吾弟統籌全局詳慎圖之今日進紮邠乾卽預爲西征地步連旬雨水兄尙不能尅期來省

六月五日復曾相

頃奉三十日咨摺以津民滋事毆斃法國豐領事謝教士焚毀教堂學館一案遵 旨前往查辦等因案關重大事多棘手誠如大疏所云近年匪

徒迷拐人口訛言牽連教堂如湖北天門去年起衅卽由於此鴻章當與法酋及教士等論及皆以爲絕無是事及事後密查亦無確證地方紳民習聞闢教書說告白中有挖眼剖心采割幼孩等事遇有迷拐匪徒猜疑教黨所爲一唱百和以訛傳訛往往激成事變若非尋出確據斷無以折服洋人之心此案因武蘭珍供牽及教堂王三迨府縣帶到教堂指認未能證實今雖將王三弋獲訊係是否教堂所養卽王三承認而傳教習教者多已傷斃死無對證彼教亦不甘心況有殺斃領事教士重情其曲在我固無疑義各省尙未傷害領事法人糊塗任性羅淑亞剛躁無禮波瀾必起調停甚難殊爲焦慮其請示國主應否動兵將來必調兵船脅制自不待言津郡民情浮動查拏議抵卽平民已不易辦若彼族歸罪官紳窒礙更多且慮激生他變竊恐彼斃一官而欲得一官抵之耳中國立意不與開衅仍以拿犯賠銀兩層爲結束兵船到後計羅酋當赴津會議該酋

氣性虛懦須得精通法人語言性情者爲說客津郡有可靠否鴻章所知如江蘇候補知縣葛繩孝由法館通事出身明白忠謹丁憂後擬卽回浙前在蘇滬遇法人交涉事件排解得力羅曾與上海副領事狄隆相得彼當調令北去狄隆通漢語畧知大體與葛繩孝素識擬請飛檄涂朗軒迅調葛令搭輪船赴津差遣似有裨助再台旃前往固不必張皇六師致人疑畔但防備不可不嚴可否酌帶勁旅護衛爲彈壓民間立說或隨後酌調或近處暫紮將來與洋酋會議彼此約在公所爲宜但令司道大員往商不輕會面尤妥縷縷奉布以備采擇

六月六日復張振軒廉訪

昨奉五月三十日手書敬悉一一地山與侯相疏稿讀之駭詫因迷拐訛言牽及教堂遽將法領事教士等毆斃多命我無一是彼挾全力畔端重大爲通商二十年來未有之事 樞寄淡遠出之似由賢王假而潞公歸

無熟習洋情深曉事體之人竊慮結束不得從前細一巴夏里致興大變
斃一白齊文牽引羣疑各國皆有領事各口皆有傳教彼視人命最重況
係官職其請示國主必謂動兵與否羅淑亞尤矯強負氣卽肯善辦必連
官紳勉從則拂輿情不從則激他變設令鴻章處此自付無術轉圜吾師
旣在假中盍稍遲回審慎地公知禍機甚速諉之主人實由未能先事開
導彈壓之咎也宜勸師門於途次緩發或委員查拿真正兇手數人解寄
近監且看彼國如何來文再相機迎距去冬酉案兩生恐效漢陽故智案
有辦法兄故不疑茲案恐難妥結羅酋藐視中國尤甚竊爲師門憂之晉
防冰橋祇有吉州上下數十里兩岸崇山獠所不到張捻求生路而東渡
隴獠豈求死路而東渡耶辦賊要明賊情乃有定力鄙謂晉防可撤其誰
信之不得已執事募淮勇五六營足矣仍可過河協剿北山土匪庶不虛
糜何時履新念念

六月七日復曾相

武蘭珍王三並無確供卽豐領事赴崇帥署內放槍又擊傷天津縣跟丁不知有無裝點此案起衅之由計非朝夕教堂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等說全係謠傳向來各省滋事大半由此然地方官或先事諭導或臨時禁阻尙有法力可施不至戕害洋官洋人如此多命似由崇公平日諂媚彼族過甚洋風太熾紳民含憤已久觸機一發遂不可制否則謠傳旣久何不示諭禁何不派兵彈壓蓋不爲民所畏信耳事已決裂乃轉求威公使勸止兵船又託俄美領事說合賠償彼皆幸災樂禍心腸其何有濟崇公出使法國想有旨令吾師兼攝通商果卽出使自可搪抵一陣兵船卽來不過彈壓馬頭保護官商當不遽生他變至俄商有三人遇害英美講堂焚毀分別議抵賠修似不致合夥興戎其公請保護各口商民一節係題中應有之義英法猜衅頗深威使與總署議論顯露畏忌法人之意亦

未始不欲於中取利法國有廣東省城而不據其垂涎地方仍是垂涎銀錢俄美各國似無深恨惟洋人性情虛懦遇事好爲疑議推助波瀾若在我毫無定見鮮有不被搖動者此事彼直我絀彼是我非滿口認錯在百姓愚頑治以刑律官沒教化酌予懲處殺人抵命燒房搶物賠銀此外尙有何說若要奪據地方索賠至百數十萬總不答應開仗與否聽客所爲水路則不還手陸地則稍枝梧久之似亦定議矣崇公此行慮彼挾以爲質要索多金另立行教條款以後 國事愈不可爲鴻章昨恐彼族窘辱師門致墮大局如崇公奉使津門無主自不可不速行惟防備必須嚴密親軍必須帶往與洋人交略參用痞子手段不宜輕以一死塞責羅淑亞淺躁而愛恭惟司道必優爲之銘軍馬步應俟津案結後商調鴻章擬月望前赴省附鈔復總署函呈正

六月十日復吳仲仙制軍

弟於五月十六日行抵潼關派周薪如盛傳所部由韓城郃澄等處進剿北山土匪潰勇惟延鄜綏榆蹂躪年久千里荆榛顆粒莫辦須由晉省河東采辦糧食節節轉般節節剿洗需費甚繁又飭郭子美軍門馬步各隊進紮三原郿乾一帶亦以就地無從覓食須由省城設法購運大米每石七兩零麥穀亦五兩加以騾駝車腳更難預計秦隴軍事不料棘手至此前承允按月籌撥三萬厚誼公忠欽感無似務乞飭司源源解濟爲幸子堅年丈素顧大局仰體德意定勿屯膏也金積馬狷乞撫已繳槍械若干惟我軍未足制其死命卽果納款保無反覆其附從陝獮尤不易安置鄙意則深盼前敵迅速收功關中可卽撤防矣截留京餉指撥津貼十萬兩解黔爲清釐教案起見余紫垣久無信至似教士饒舌主人漠置尙難遽就範圍 旨派樸帥就近往辦是否起程暫駐川黔之交弟已緘屬余道趕緊稟商妥辦總署方欲彌縫畔端不料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因迷拐幼

孩牽及教堂並無實據民衆內訌致將法國豐領事及教士洋人十數名殺斃教堂學館焚毀多處法使以案情重大須稟命國主而行英使謂恐有幾仗離奉 旨令曾相往查其曲在我視西黔前事大相逕庭又 命崇地翁出使法國冀可消弭兵端令人憂悸莫釋湘軍進攻苗疆屢請優獎已成騎虎唐軍已進甕谷隴但求合力埽清北岸以防爲剿徐圖轉機我兄堅持定見不添兵亦不缺餉縱無實效當可勉撐目今時局紛紜艱危迭出尙乞緩議更張耳日內擬赴西安與璞翁籌商壹是

六月十一日復張朗齋軍門

賊不難剿先要人馬果腹已非易事西夏素稱沃饒聞渠口淤塞農民流亡執事籌筆餘功尙能經營及之否歸化包頭運道太遠蒙地耕墾又多失業重兵孤懸終虞謀食不暇耳王墮暫爲羈縻金積亦有投誠之說通昌通貴是否在不臣不叛之間乞詳細確示底裏並籌度如何辦法俾擴

愚蒙夏人來者據稱獠堡高厚二丈餘土性堅韌似開花礮難遽轟倒地
道尙可穿通否獠種繁衍無盡職之理自須先剿後撫妥爲安置湘帥氣
力竭蹶若卽受降以次奠定固所願望金帥所部想尙能戰有紀律否

六月十六日復李雨亭中丞

津事因迷拐訛言而起究無確據卽謂領事槍擊官長又無傷痕則公憤
不應妄動彼族無理尙思取鬧況係全理民衆易聚易散天下略同師相
此行殊費調停 旨令崇帥出使法國或亦釜底抽薪之計惟素聞法之
君臣恃強好戰各洋官教士再加慙懣非崇公所能勾當倖而議和傷財
虧體必多然目前祇求不開兵端免得中外騷動牽掣大局未知能辦到
否焦系曷任銘軍暫留直境僅可制鹽梟馬賊 中朝不欲有事海疆卽
臣之力亦未足與此也振軒函稱已派其弟樹屏募淮勇五六營赴晉樹
屏久在行間紀律尙嚴堪爲守將河防下游惟吉州上下百數十里稍爲

緊要北山土匪肅清即可無慮上游保德河曲既有宋祝三屏蔽左帥現令雷黃各軍乘馬狝乞撫進兵圍攻察其部署糧運較前稍穩陝狝敗殘無幾計秋冬間剿撫可冀就緒金張亦擬蓄銳以圖王噶或者事機可轉遠防頓鬆耶高占彪自是宿將已由襄陽辭歸秀山如需備緩急請逕咨調並咨敵處與仲翁轉行當幡然來也

復左爵帥

降獮安插平涼助以生計使遠近各獮觀感無詞脅迫此真攻心上策卽解散妙用也雷黃各軍復進金積糧運辦妥早晚必可得手竊謂奪占峽口由黃河上游運糧較順較省蓋籌必已及之馬化澂父子此次求款未必非真尊謙蘊惡之久蓄機之深不可倖貸將來無論剿撫似須設法殲除以懾羣魄而塞衆謗金積事定則甯夏各堡以次蕩平朔方無意外之警然後專力河狄自如破竹或謂甘狝巢內各軍前此敗將潰兵甚多果

爾亦可開諭遣散關事曲在漢民錯在先將叛產入官並未獲利而使陝
獮絕望誓不甘心凡賊無盡殲之理況獮教與天地無終極卽能安插盡
妥彼固不能無性命之慮亦終難忘報仇雪忿之心無奈紳民異口同聲
不與並立罔知後患此後秦隴官吏益難爲治矣執事裁定後尙須無數
經畫以期成始成終 朝廷倚賴甚殷必不爲浮言所動幸堅持定見從
容籌布鴻章此行聊作聲援日盼我公捷音之至卽請撤軍南歸耳津門
民教內訌致戕法領事教士洋人多名崇地翁出使法國未卜能弭兵端
否

六月十九日復錢調甫廉訪

恭邸此時計已銷假文尙書回京有日否津事尙賴二公主持閱歷較深
氣力稍定侯相赴津樂山隨去帶小隊若干穀帥函稱上海兵船數隻已
調往目前不過保護口岸彼族經此大創未必不自著慌稍定則又以此

脅制俄商謁斃三人恐非賂錢能了英美書館被燬先與議賠以搗其黨
果有定議否教堂迷拐幼孩則必無之事該府縣切勿煨煉附會自成疑
獄轉激彼怒滿篇認錯終歸於拿犯賠銀將就了結若欲執無理之理彼
不應槍擊官長業經致死多命負此大冤何從抵論竊料法國必出數條
辦法使我不能盡避兵船其虛鋒也師相此行或將案情查明底細地方
彈壓靜謐要犯緝拿若干卽行回省徐候擬議通商另有署任守土自有
專責豈必制軍常駐於此設津人攀留洋人缺望或移營駐津左近之處
以便往復商榷此案必非旦夕可結夷情狡強變態殊多須有忍耐希便
中轉陳之金積堡甘獮糧可支今冬陝獮久已缺食其投誠非無因而反
覆乃故智也左帥現令雷正綰黃鼎統馬步二十餘營前進圍攻先籌糧
運或可漸冀得手甯夏獮堡林立亦多假降須金積告克以後方有轉機
獮堡牆高卡密土性堅韌火器難施甯靈河套水利此外赤地數千里人

烟幾絕進兵與駐兵兩難購糧與運糧皆遠無怪左公不遽得手鄙人暫往咸京遙相犄角惟盼前敵穩住仍責令一手經辦期之數年當有成效不必汲汲更易爲幸薪如已帶隊進北山子美聞尙在省各營糧價運腳三兩不敷將加一倍奈何奈何

六月二十日復馬穀山制軍

津事前函業經略陳侯相初六日赴津查辦所獲王三安三等供認教民誘拐尙無數堂主使確證民情洶洶滋事首犯尙未訪拿地翁出使尙無定期行止似稍游移兵船雖經調往似暫爲保護彈壓後面文章進而益上焦慮曷任近來人心變詐迷拐匪徒豈皆出自教堂有犯必懲諭拿造冒生事之人便可大化小有化無省得許多望礙執事眼明手快足愧凡庸津案起衅之由全在平日遇事不能持平威信無以服衆以至一發難收柔遠二字須看得通透書所云雙友柔克高明柔克者非事事將順之

謂柔也繞指柔中自有百煉剛在卓見以爲何如銘軍暫留直境待北事
定局再議東餉二萬擬咨請就近解濟或少拖欠仲宣雖允三萬濡忍不
克自主至今未解一批左帥現派雷黃二軍進攻金積堡南邊馬化澁乞
撫未敢遽信陝獨聞多餓斃甘獮糧亦漸缺或者乘勢進取可冀得手敵
部周薪如一軍進剿北山土匪潰勇擒獲頗多子美屯營祁乾弟日內卽
進省暫駐惟盼靈甯報捷可議撤防大雨時行渭黃並漲江水不甚漫溢
否

六月二十一日復英西林中丞

弟駐關匝月料理東路糧運就緒十二日啓程赴省阻雨華陰頃甫開霽
俟河水稍退卽行善臣來晤感戀大德時圖報効無如前敵勢難插手姑
令暫帶一營同薪如兜剿北山土匪潰勇餉項望仍照前分撥勿任缺乏
爲幸金景亭迭稟糧運難濟欲求善臣同營善臣又以現在局面誓不肯

去弟已批倉景亭可勿稟催也五月二十外湘卓兩軍誘擒靈州獮目王洪等多名足寒賊膽惟王洪各堡正當我軍後路該堡衆勾結甯夏各獮爲變截殺運糧弁兵此後花甯及河西糧路更難暢行曷任焦慮金積賊糧甚缺馬化澁乞撫翼及時放水耕種狡譎萬分左帥現派雷緯堂黃彝峯統二十餘營由四百戶進攻其南查金積南隔渠四道瀕河又有峽口馬家灘堅壘數處以備渡河西竄布置甚嚴得手不易或乘其飢困設法收降抑偪令他竄較易收拾薪如已進北山屢獲小捷當可漸次戡定
七月一日復丁樂山

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等說既無教堂主使證據豐領事情急槍擊官長其人已死無從責問我誦彼直不論勢之強弱總以議和爲是羅曾初議四條尙合情理代脩各堂議卹死者不過花費銀錢並無意外要脅續後會商又增他款否此事能在天津議結省得回京後另添波瀾昨閱上海英

館新聞紙云英人可趁此機會要添通商口子及准洋人見 皇上等語
雖局外擬議然各國因以爲利從旁唆發必所不免法人除行教要錢外
別無貪圖羅淑亞一經作主勢難翻案或藉侯相威望德意以感動之大
局之幸彼不准帶兵相見又約至海光寺公所恐有詭謀尊處密備一節
極有深心羅督武藝頗精今正由鄂回京沿途日以手槍擊鳥無不中者
聞英法根駁兵船已到數隻會議時其提督在座否兇手幾人能逐漸訪
確拿獲否馬守在津年久聞見較廣此係地方官專責新與舊密圖之屬
步八營調駐靜海似不妨暗抽精銳赴津城內屯住以備不虞兄十二日
自潼關赴省途中阻雨二十七日始蒞青門陝境現無獷氣隴事稍有起
色所冀金積得手卽請撤防耳

七月三日復曾相

大疏及照會代辨挖眼剖心必無其事詞義均極圓融各國聞之當已心

折羅使二十一日來文欲將府縣及陳國瑞問抵語頗決絕聞張光藻官聲尙好但書腐氣重洋務太生此次下獄京外必爲鳴冤誠恐下獄未足了事吾師必與總署設法維持該酋以兵船脅制萬一決裂亦不過令水師提督開礮打城若官民皆不還手彼將如何下臺若兵民齊心抵敵各國商戶必被連累窮究利害似仍恫喝慣技今已將府縣議罪查拏兇犯優卹死者賠修教堂層層周到當稍轉圜惟洋性躁急所索三人內如必令一人抵償斷做不到訪拏兇手旣難猝得且恐我謂首犯而彼謂從犯往復展轉不遽定讞而衅隙遂成尊意調丁樂山所部至津又令子務統軍移紮近處聊備緩急洵爲老謀彼若藉口專以拏犯爲詞師門不欲臨難苟免事至危迫祇有背城借一爲立足之地無束手受制之理鴻章前云痞子手段我於盡情盡禮後若再以無理相干祇有一拚而已上海新聞謂英人藉此求添口岸請覲 朝廷等事此案傷斃英女一名俄商三

名皆稱請示國主固有深意竊慮法國另立行教新款英俄或請增地方能辦結耳美國向不多事庚申之變亦不與議也鴻章十二日自潼關啓行沿途阻雨二十七日始抵咸京隴軍分進河狄金積兩路狄道業經收復金積賊糧漸缺冀漸得手居此鬱鬱每念函丈獨任艱危憂悸莫釋七月十三日復李雨亭中丞

鴻章奉 命入衛畿疆匆促成行前已迭次咨達亮已鑒及十一日抵潼關因黃河漲發船少今日隊伍甫經過完明早准卽東渡道出棠封或得就近把晤沿途車輛糧料乞飭屬趕爲籌備受惠非淺郭周兩軍不能不挾以北行僅留譚仁芳七營防陝幸薪如所部入山搜剿兩旬業將土匪潰勇著名頭目殲禽殆盡餘黨解散收撫已無千百成羣之股所剩或二三十人散匿窮巖破峒中無足爲患已咨蔣中丞派兵四處搜洗地方官妥爲鎮撫或不至貽晉防肘腋之虞耳郭善臣一營擬仍送還河東協防

左公當不再生心應請核示津事近無續報毛尙書初旬可至師相二十
八日疏陳仍堅持和議不先開衅洵爲老成謀國洋兵已到二千欲府縣
抵命中外皆力拒之陳國瑞又爲醇邸護持弟前請令法人交出該三人
指使幫兇證據兩邊會訊供證確鑿方可定讞似較空言駁斥爲得勁惟
眞正兇犯尙未拏獲亦多無供終難妥結設該提督等冒然開礮打城銘
營在彼恐難獨支師相雖病神明弗衰殊增懸系弟此行遲緩無裨於事
但不敢不聞 召卽趨耳承購存糧石其未解運者擬仍原璧歸趙幸無
怪其不情振軒能爲勾當否

七月十六日復曾相

初三夜肅緘初四辰刻卽奉 寄諭令卽帶所部馳赴近畿因崇帥奏言
師病沉重事勢危迫遂不及整備一切初七日先帶親軍起程途次接咨
鈔二十八日片稿敷陳剴切熟慮深謀益佩老成謀國能斷大疑神明堅

定如此知蓋躬不至店危且欣且頌頃又讀初九日會疏羅使已回京商辦未知總署能力持否毛尙書隨即回京抑在津久候銘營調往滄靜等處洋船稍有畏忌必不敢遽爾生事師門仍坐鎮津門否威妥瑪與羅酋往來相從顯露合夥挑畔形跡將欲遷就和局斷難盡瘳所求若欲懾以兵威又非虛聲可制籌思再四善處兩難吾師身在局中幸逐漸維持勿遽諉退以副衆望鴻章忝膺師旅雖倉猝疲乏之際未足當勁敵而操勝券惟士氣尙不甚怯積憤之餘或可一戰須俟抵直後從容籌布靜待和議成否函丈指揮而已隴事近稍起色或謂敵軍在後猗勢漸窮左公見鴻章毫無攘奪之心亦喜得意外之助究之防秦豈爲常局馬首誓不復西津事少定仍下夜郎可耳省三迭奉 旨催前復飛函敦趣義當速赴軍前承奏留閩米二萬石接濟軍食感荷匪淺鴻章八月初旬可至保定周薪如甫將北山土匪潰勇剿除收隊整集二十內外分起由韓城東渡

計中秋後入直各軍應紮何處擬盛軍進雄縣霸州武毅進景州交河是否乞預籌示

七月十七日復馬穀山制軍

羅淑亞必欲將府縣及陳國瑞抵命幸中外合力堅拒毛旭初初五日到津復與辨論該酋初九日逕自回京云與總署商辦都中衆議沸騰總署亦必不敢徇其所請惟威妥瑪與同去來英法合謀挑畔聞要正法三人外索賠二三百萬調兵駐守大沽代出兵費等議事事胥出情理之外均難准行現僅兵船數隻侯相調銘軍萬二千人分屯津門滄靜一帶民情洶洶彼斷不遽動手其續調之有無多寡尙不可知但滋事首犯遠颺擎獲從犯數人皆未認供卽不能照該使所云二三百人抵償似須一命抵一命丁樂山來信恐辦不到則案情毫無著落豈賠堂給地遂可了事者延擱愈久枝節愈生終不免發難耳雨生何日啓行到津而羅使已去勢

須赴京會議弟奉二十八日 寄諭情詞危迫義不可緩卽於初七日匆促登程後路轉運餉械各事未及籌備途中略擬變通數條檄行臺局乞就近督催籌辦爲感侯相嘔瀉時症似不爲患在津當略停頓看京中復議若何屢奏力主和議不先開衅洵爲老成謀國惟委曲求全而無兩全之術其奈之何弟此行自是虛鋒計八月中旬至保陽周郭兩軍先後趕到數月布置或可一戰若倉卒抵敵毫無把握利害關係太重亦輒生所不敢冒昧定策也東南各省碼頭生意繁盛華洋商民輻輳太多又未鬧出巨案彼族斷無遽爾加兵自絕生計之理預爲防備從何防起此事必須各國公商英人雖爲主謀不過於中取利若竟合力攻我彼國官商必多不願俄美各族更難挈從也所慮津事決裂後陸戰果不得手避實擊虛長江保無闌入防江則須自江陰鵝鼻背焦山燕子磯梁山上至小孤皆須建設礮臺節節布紮目前無此兵力餉力仍是空談慶軍暫不他調

姑留爲我公護衛請仍鎮靜持之以待轉機

七月二十日復左季高宮保

誦鈔致總署函稿請令德克碑將津郡近事告知法國君主一節洵爲釜底抽薪之計總署諒必照行前派崇地翁出使亦是此意但地山係當局首禍之人外人議其藉此脫身法主必不崇信不如用德克碑之爲得耳法人經商甚少其入中國傳教久而且多故條約內惟法國於傳教獨詳此次津門戕害領事及女教士數名尤所痛心疾首英與法猜衅頗深乃威妥瑪大爲不平隨羅淑亞至津陽爲說客陰實主謀要府縣及陳國瑞抵償要賠卹銀數百萬要兇手三四百名要駐兵津沽我出兵費種種要挾半出自威使之口上海香港新聞紙皆云必須用武使中國官民知儆亦出自英人議論園牆禦侮幸災樂禍殊可怪也曾相初徇其請賠堂挈犯逮問府縣該使得步進步毛旭翁到後議亦不諧羅曾悻悻於初九日

回京謂與總署商辦威使隨去崇帥聞亦入都恭邸文尙書皆在假中總署似無敢撓其鋒者 內意必不令官爲抵命此外難保不稍鬆口香港報已派輪船往安南調法兵不日可到又由電氣報寄信約六月初旬可到法國京城等語現在兵船來津無多自銘軍調紮滄靜公使回京近日尙屬相安不知以後有無變態洋人內怯多疑各口生意太大斷無輕易動兵之事惟其冤憤莫伸所慾難遂終無結束善處之方鴻章効用行間聽 朝命爲進止衆議以和爲貴大局亦以和爲安但究竟如何和法所不敢與聞矣辱公蓋注縷以奉陳前隊進偪峽口有無戰事猶勢衰燧我軍祇要有糧必可告克望雄旂早收西域共圖海疆張朗齋前寄甯靈圖馬家灘獬堡能次第圖之否謹以附閱

七月二十四日復曾相

連奉十八二十日 寄諭令各軍分紮晉豫邊境似和局漸有端倪頃又

准咨鈔總署十六疏稿羅酋雖仍索府縣抵償而歸重於兇犯未獲教民
非刑等節 廷旨抑揚其詞甚爲明晰聞張翰泉請假赴東調甫催速回
津候質一時恐難趕到劉令在津似可先具切實親供閱上海英館新聞
謂府縣出示語句不妥以致示後百姓鬧事其兇犯係火會及洋槍隊兵
丁等語現獲兇手是否係該兩項人如訊供確實宜令在津洋官與聞局
外議論多不以認真拏犯爲然當局未免招怨然堅持和議斷不能不以
拏犯賠銀爲歸宿此卽在尊議能允卽允之內也至賠兵費一層當不允
行彼自護口岸與中國無干若防備將來我自有兵不煩越俎此外無數
糾纏總署果力持到底否赫德前數年每言教案必肇兵衅與威羅二使
極洽未必實心助我美里登粗淺一流毫無定見惟若輩倚洋關爲利藪
恐丟飯碗或者宛轉圖全使外國多得體面便宜耳羅酋吐剛茹柔一時
未必赴津雨生早晚可到能不再進京否鴻章本擬暫駐保定緣 內意

恐涉疑忌姑令周薪如分紮獲鹿正定該軍現甫過河仍屬到平陽後察
勘糧運易辦卽暫駐休養聽候續調西路轉運已撤東路餉運尙無頭緒
舉棋不定四顧茫然惟吾師知我艱耳月初先至眞定休息靜俟和局之
成大駕回省再圖趨謁

七月二十五日復丁雨生中丞

途次接七月初五日手書崇論閎議洞中竅要上海示稿詳明正大若津
門未事有此一紙定能弭患無形崇公六月二十六馳奏炸苗遂派執
事赴津鄙人移師入直計初五六日尊處必已奉到初十外必卽赴滬航
海刻下旌節蒞津羅威各酋均早北去從容談讌坐待和議之成無須再
度春明攘臂翹首於其間亦是幸事宋侍郎函稱侯相到津仰人鼻息不
出一點主意局外士大夫憤諸國之憑陵譁然欲戰不知天下大局若何
殊可笑也方事之興鴻章所陳於師相總署者與尊旨略同銘軍調去稍

遲府縣逮問微重無論官民會審證據確供彼固無如之何茲外間已被
重謗該督仍與總署議結未敢預料其如何結局耳鴻章甫接侯相六月
二十三函稱名已裂矣身敗卽在意中旋奉二十八日加緊 廷諭以相
公病篤事卽決裂敢不投袂卽行故初四奉 旨初五覆奏初七由西安
起程至華陰接侯相咨二十八日奏稿力持和議不先開衅神明尙爾堅
定知爲崇帥所紿然在陝本爲贅疣藉此銷差泯然無迹豈意驅車渡河
周郭各軍聞將有事於洋無不踴躍鼓舞士氣似尙足恃若爲萊公孤注
之舉燕趙野戰計不至僧勝覆車惟江海饒源無人能保所不敢決告奮
勇者也此案敷衍過去果爲自強之策大沽海口南北礮臺及北塘等處
應駐重兵長江以礮臺爲經輪船爲緯無逾尊議之善但保津畿與長江
自固根本彼必不敢輕視動輒強壓海外我與彼族共之緩圖可也甘肅
黔苗仇殺之民本不得謂之叛民責令左帥與席寶田逐漸攻撫不求速

效終可蒞事所亟需措置者大沽長江則天下之勢輕重適均侯意原不特長江水師禦外侮今當及早變法勿令後人笑我拙耳第此等大計世無知而信之者 朝廷無人誰作主張及吾之生不能爲不敢爲一旦死矣與爲終古已矣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連奉十八二十日 寄諭恐洋人疑忌令敝軍分駐晉豫之交以防獮匪爲名輒生舉足婦孺皆知卽不動聲色亦是掩耳盜鈴擬進正定暫駐不及面談事竣南歸或相遇耶幸勿示人不具

八月五日復曾相

太原途次奉二十四日牋示敬承一一張守劉令計均到津親供已斟酌妥具否總署初一來函續獲及原獲各犯共三十七人似辦理可漸望就緒惟訊供迄不吐實有見證否一命抵一命自係正辦但恐我謂正犯而彼謂從犯難遽定讞卽府縣與兇犯兩層勉強依議此外必有糾纏未卜

何時方得了結局外浮言雖多津郡民氣浮動要不深知當事曲折吾師
忍辱負重力爲其難久而自明可勿介懷頃抵獲鹿接初三日 寄諭復
令鴻章受代畿篆惶汗莫名穀山近事奇絕亦向來所無兩江理大物博
斷非師門莫辦將來若能固請厚庵出助其心力於輪船一道必能深入
省三祇可陸戰也中外皆盼吾師臥護疆寓幸以鞠躬盡瘁自矢免滋物
議鴻章知無退步不得不純任自然非真能任艱鉅者 旨催赴津擬在
此休息一日過保定再駐數日或留親兵於彼間由水路來謁藉請肅規
晤譚鎮勝達云正定教士自去無人滋擾

八月十四日復曾相

大疏辭讓本係初志惟環顧當世無能勝此鉅任者師門駕輕就熟藉以
從容養望計亦兩得若七年秋不妄更動或穀山僻在海濱竟免斯厄每
讀負乘致寇之語不禁瞿然江介伏莽最多非極威重不足銷無形之隱

惡也津案拏犯一節實爲題中要義乃三輔紳民與都中士大夫羣以爲怪鴻章冒暑遠行蒞省後委頓異常不得不畧爲休息兼以初政卽犯衆惡嗣後諸難設施尊處能將兇犯議抵依限議結計鴻章到津接替此外未了各事必爲一力擔承東南無主尤望麾蓋迴歸似不必請 覲迂回致多曠誤兩生似須全案了結再取進止伏乞鑒裁盧方伯調浙早晚當奉部文可否檄令調甫視事以費道署臬臚出清河一缺以作梅暫署稍慰其窮老皈依之誠或卽挈敝銜附奏無待交篆後矣昨晉謁師母大人病體羸弱遠不如前難受車中顛苦商之劄剛擬請治裝趁秋水未涸先由運河南下僅臨清至張秋二百餘里肩輿尙易想尊意亦籌及之二十內外卽行

八月二十一日復曾相

拏犯一節此時本已過運府縣均係生手雖能者亦難著力鴻章前去其

何能爲不謂 明詔敦迫義無可辭二十二日准卽由水路啓行府河各
閘蓄水能容小初雄縣漫潰處已築迎水壩二十六七日當抵津也總署
函稱二十三日先奏一批甚合機宜惟第二批能辦若干所不敢知也前
覆總署函稿鈔呈尊覽前任府縣若令協緝彼既得民心或可從此生法
惟聞洋酋注意此二人於百姓兇犯稍鬆昨讀會疏篇末出語釀成地方
大變邊畔幾從此開似嫌過重崇董諸公必又藉口以慰洋意吾師蒞津
後章疏皆係老實話每爲人所挾持此鴻章不敢出者近日 廷旨提解
愈逼愈緊能否奏緩俟到津再商細閱該守令供單其五月二十三以前
所出告示語意實多不妥無怪上海香港新聞紙嘖有煩言而羅酋執爲
證據也作梅似願留襄助省中官樣人太多渠尙有呆氣鴻章藉有商榷
署篆已爲轉致聞部文已到乞卽分札飭委鴻章受代後再奏可耳瀛眷
起早至涉甯自較穩妥書箱等件已令王瑞徵由河道解去

九月二十七日復楊禮南學士

當時議者紛紛適拜轍督之 命揆侯兩生切盼赴津議不可止此等案情緝兇賠堂必須辦到以外皆屬枝節亦斷不至遽開兵端洋面稱若鴻章在此必無是事早到必早辦結此所不敢遽信耳中國不亟圖強兵經武徒紛紛遇事張皇事後苟且粉飾必至失國而後已可爲寒心執事關懷大局幸早留意省三想已晤談

復龐寶生總憲

津案緝兇賠堂事事辦到法國卽無布路斯戰敗之事似亦愜心貴當此等案情若不交兵必須如是持平或謂津民可用不宜摧抑試問庚申之變洋兵北上津人有從後助戰者否如南省團練動稱數十萬絕無殄滅一股髮捻之事 朝廷選將練兵製器設備爲百年自強計兵將器械均能與外人敵到處皆可一呼萬應則民心乃真可恃未有不恃兵而專恃

民者津畿敵情較南中尤爲驕肆望內外當事從此畧加鈐制免致養癰
激亂搖動根本卓見以爲然否經翁密勿運籌久未通問弟奔馳年久精
力大減竭蹶可虞

復許星叔京卿

戰守無具不可以和尤爲古今禦侮長策平日不求武備臨事能無張皇
中國綠旗營兵及向用軍器不足以制髮捻自爲外人所輕日本海隅小
邦與西洋通商甫數年水陸兵制與槍礮利器事事摹仿泰西且嚴禁天
主教鴉片烟強鄰四逼而不及時奮發其何能支仲韜已抵京否

十月二十一日上曾相

省三回津詢悉委蛇出入興味蕭然庭芷編脩亦稱 朝論毀譽參半洋
務著手之艱豈局外謬悠之口所能原諒耶羅淑亞來此會晤似亦未喻
深指志孫兩星使則云大名徧播西方豈不獨東南士民日盼衮繡之歸

也津案人犯處決十六名其餘俄犯四名孔領事藉詞宕緩鄙見苟可從減自應允行早晚當有定議聞法人改爲民政之國教風或漸衰息惟通商口舌日多耳秦中可無督辦恭邸乃必令省三西行初一奉 寄諭垂詢覆以兩可之論並以尊意約令銘軍南去作一活筆而終有是 命豈能再留銘營昨已商定分兵濟餉大畧分咨冰案此後務求督催司關臺局照額籌濟爲感省三慷慨長征二十日自津啓行過臨清小住數日卽逕指洛陽頃據劉錦棠稟報九月初十陝獮竄出長園難保甘獮不再潰逸左公艱苦自此迄無成功亦可危矣江境大致救平有吳長慶八營略可鎮撫茲奉二十日 寄諭鈔呈通商海防各事歸並權壹而責鉅鴻章才力實不克勝兼之內無代理牋奏之人外無堪寄兵政之選津保分駐必誤地方且亦疲於奔命至三口陵夷已久振刷爲難思之萬分惴惴叢謗負咎在指顧間尙求隨時救掖之關道斷不可少一切整頓肇畫固須

留此度歲各國兵船欲在此守凍彼意不免猜懼 中朝更不放心盛軍
整肅不亞銘營擬令薪如漸移北來徐圖布置竊料彼族必不無故啓衅
海防亦須緩謀稍得相安也庭芷已隨省三赴秦卽由敝處代奏詠莢已
屬省三隨後奏明趨向惟便邵希奭應爲更正梅紹箕已委監印大世妹
九月下旬病歿鄂省筱兄賻以斂金師可免此望慮六弟送敝眷北來計
可途次迎謁

閏月二十一日復曾相

江南自穀帥暴亡首府馮君著名正直病四日而逝都人惜之兩生小軒
接丁內艱可謂極厄之會幸吾師功德在民威望懾衆從容擘畫自就範
園兩生之事早在意中失此右臂誠爲寡助青翁素喜更張才力精神似
多不及若得敏齋爲方伯究稍維持百一乃以騰缺與德公而令恩竹樵
南移蘇事將何所賴三數人成之而不足一二人竊之而有餘地方大局

敵軍饒源皆可慮也函丈老景侵尋既無可退之理世俗毀譽亦無能鑠之金尙祈堅持定力引用正人庶東南全網不致盡頽耳朗軒函稱兩生有冬月扶襯回粵之說 奏留督辦鐵廠襄辦洋務卽蒙 廷旨允行兩生必不肯就記在津時曾以私意商及似可暗助而不可明幫目前自以歸葬爲是少遲師再商之能招令寄居金陵遇事當以實告乞核酌小軒志氣卓立操防可靠前將朱先民等稟批咨呈並函促其趕營喪葬善事吾師雖遲逾百日當強起之是否由尊處奏明使稍踴躍竊料江境以紀綱政務爲急海防江防尙可緩圖內外耑議長江水師未甚精切鄙見已成之法得人守之江面必能敕定潰勇游匪此爲對症之藥以禦海氛礮船固非其敵陸軍又何可恃與西兵戰陸軍恃土工與水師塞河口功用略等內江擇險陜處密築礮臺暇或試辦一一亦不能處處興作更無力多練勁軍洋人所圖我者利也勢也非真欲奪我土地也自周秦以後取

外之法征戰者後必不繼羈縻者事必久長今之各國又豈有異惟練兵製器相去太遠正須苦做下學工夫做到那處說到那處吾師弟在位一日不得不於此致力一日耳鴻章前爲天津機器局曾暢論一篇少遲容再繕呈滬甯兩局敬求倍加提振鴻章雖遠亦不敢忽視也陳荔秋與容閔建議選派聰穎子弟赴西國學習尊疏前已略陳內無可否其惜然不知非不爲也此事先須議訂條款預籌經費南中熟悉外情者尙多乞令集議通籌若有眉目請尊處挈敝銜會奏斷不可望事由中發文公病終不支醇邸乞退太激孰與謀遠慮者一旦有變師與鴻章終無可道其責則不若及時圖之卽無成就亦無憾也鈞意以爲何如李鐵翁關聘早換王仲丈自應蟬聯惠甫子岱當與調甫酌辦但無美缺亦少機會作梅似是長局幼亭無疾而廢未免負疚子敬關道最宜崇公載百萬以去鴻章受斯美名仍甘窮乏其不爲朝士所唾棄者幾希久無異聞到目其他

可知省三若同任彼南可令北游相助否湘匪肅清沅丈自不輕出已得第三孫予齒去角之證陳季牧官虧俟補帆書來卽爲諄懇幼弟等月杪可到商署頗似園林小住爲佳節署是否借貢院

十一月十日復英西林宮保

海口一片荒砂到處鹹水不宜多駐士卒添提督而無水師仍是有名無實長江五千里數百舢板五提鎮果足以制外患耶若興造輪船至少須數十隻無此財力且如小巫見大巫矣卓裁以爲何如鄙見謂須漸次經營埋頭做苦功使人知尙有志氣略可相安宇內昇平再議豪舉善臣屢求歸省明春或疏請回任未知准否

十一月十六日復丁稚璜宮保

省三軍門振旅西行奉 旨令鴻章籌撥餉項畿疆窮乏事事告貸於人中外皆知不得已商懇尊處與蘇省照額分撥仰蒙提前飭解感惠非淺

東省連年水旱入不敷出重費經營惟冀來歲麥收大稔耳烏城猝被伊犁等處難獮竄陷仍卽回竄肅州似尙非金積堡潰出者現調吉黑察哈爾馬隊三千餘宣大兵二千分赴烏庫口外臺站駝帳未齊各兵屯集張家口內外急切難遽啓行而賊已遠颺弟昨疏請酌量截留以節糜費未知果奉 允否部庫先後撥餉已八十萬此後口外卽不多調客軍必須多濟防餉司農支絀勢將誅求外省而各省皆爲京協額款所占羅掘計窮可憂方大或尙爲清河建倉防海之議巨款將何自出也

十一月十九日復劉省三爵帥

此行月餘卽抵青門可謂神速軍士勞苦殊深系念 廷旨徇定靜邨之奏令派隊遠守纏金無論西安去河北二千數百里無翼可飛中隔北山荒涼無食之地河套沙漠無人之區豈能不脛而走且纏金本有吉黑馬隊千餘駐防靜邨以赴援烏城爲名藉口脫卸今烏城賊已回竄昨有

旨停調總金馬隊尊疏到日 廷諭計當從緩此後遇無理糾纏不妨設
詞宕漾事緩則圓無須汲汲李承先調歸祝三鄙人前有是議茲請祝三
移紮包頭游剿蒙地洵屬切要惟靜邨小宋皆以宋軍爲護身符又當河
防炸苗之時未能舍而遠去淮軍進紮定靖措置亦非易事唐定奎越縛
從征踴躍可喜周口來稟武毅十營將官紛紛求去整理需時未知臘初
能成行否由韓城進北山先清土匪次駐綏德籌畫糧路然後徐進靖邊
甯條梁駝千隻略可敷用惟永甯磧口柳林均無小麥祇有粟米價亦
不賤或春初金積可克甯夏肅清此路少進一營較省無數運費矣耀州
六步隊三馬隊就地覓食恐難接濟但爲進延安張本扼北山咽喉則爲
得勢乾州十營似尙可支以扼中西兩路左右咸宜范銘黑頭作賊剿易
撫難竊恐金積未下腹心已爛各營入秦後糧食自購抑由公處津貼章
程定妥後望詳敘一咨以便奏明立案爲後來報銷地步大約米麥俱不

易購惟小米尙可採辦來春麥熟後可盡放乾麵也採購轉運似與正餉略等是以秦隴務在足食不在多兵蘭亭一軍早料主人不願釋手家兄關正卽須入 覲似稍緩議左帥晉問常通否其摺內頗見推此老識略究非尋常兄駐此未辦一事盛軍明春來滄無可報慰

十二月二日上曾相

接公牘知已接篆舊地重經賓佐咸集煩冗可知惟駕輕就熟略尋頭緒便自裕如伏審履候勝常爲頌英西帥前陳海防洋務昨始草覆疏另咨冰案未知當否大沽礮臺實扼形勝礮位尤多佳品崇公以付張秉鐸其人取巧牟利聲名極劣礙難姑容改委羅榮光益以常勝軍礮隊一半年可整理起色明春歐陽定果解該營大礮藥彈由滬航海來沽乞飭輪船就巡洋之便護解爲感劉玉龍於各種炸礮建造礮臺甚有條理南中深悉此事者惟此一人存營礮具精備望酌擇推廣之日本已允通商立約

總署函意似欲翻悔或誤於西帥浮言謹將來往信稿鈔呈以備采擇敏齋在滬久悉該國情形若能派令議約可資商榷子敬齒牙有勁才畧較短將來長崎委員如孫竹堂亦勝任愉快敬求豫籌東洋爲蘇浙切近利害故請吾師主持非敢推諉也吳彤雲來函懇懇蒞秋前議能否有成據云歲需二十萬以二十年爲度恐無此財力亦駭人聞聽耳烏城被游匪焚掠大舉徵兵屢諫不聽王峯臣宣化練兵終不能已於行殊爲焦慮穀帥之事復 命筱丈會勘緣謠言太多深恐結束不得江城屢動使星近歲所無函丈固應接不暇矣海運赴通交納若果能行敝處可較省事頃與倉場籌商如江浙糧道礙難赴通仍請倉場一人來津會驗免致通壩排斥部中當俟南省覆到再定議也津案俄犯四人孔氣久無回信姑與宕緩似不至另生波瀾

十二月十七日復曾相

每日見客七八次似太煩勞日久事熟當可從減前請彼嵐來助因此間洋務幕吏無一解事者函牘奏咨必須親製殊爲窘苦又知省三回任彼嵐賦閒茲省三既奉諱而去兩生又肥遯不出南洋掌故自不可無人商榷彼嵐廉正深穩資望亦應得官如尊意能令承乏鹽巡鴻章何可强要長江許彭二鎮戰功太少人亦平庸若須更易宜間用外江幹練一人以昭公允臨清張秋建倉轉般洵爲妥善惟建置鉅費似應江楚數省攤出又由臨清換船運交通壩費用甚多詢之曉蓮當得梗概直省委員承辦礙難受此重累某省之糧應仍由某省派員接運赴通則地主可免無窮之禍乞於議覆時詳及海運由直督會同倉場驗收昨已覆奏鈔呈冰案江浙糧道巡解到通委員剝船兩項整飭更難然剝船所以偷漏挽和勞非得已前飭丁樂山查開剝船工食水腳及抵通花費清摺附閱通壩各色人役百餘年積弊無能禁絕剝船多係亡賴游手非由南省籌給耗米

及津貼每石若干文糧道運往獲咎必易若將津局用費裁減勻給剝船未知能否有濟須令久押海運熟手通盤籌議方可定準然糧道無願赴通之人此議終恐不就乞再飭屬妥議明年自以在津驗收爲是也俞紹萊已委署大名同知壽衡爲蔭甫乞 恩上千嚴譴措詞命意本欠斟酌恐從此一蹶不振耳勒少仲本有措資引 見之說爲補官地步如鈞意謂非棄才渠卽遵辦江南得缺亦似不易承寄示陳荔秋等議選幼童出洋學習條款三摺遵卽詳爲查核大致似甚精密尊論爲時過久需費亦巨旣經遠學必求有成自非十五年後難期深造惟經費稍多此雖要事然僅籌辦洋務之一端較京外所設同文館當有實獲鄙見先請試行每年選送三十名以三年爲度九十名及委員三教習駐洋歲需僅五萬四千兩加之來往腳費不過六萬餘兩卽以二十年計之約需百餘萬耳奏明在滬關四成洋稅按年提撥尙不爲難亦不致駭人聽聞將來果學有

成效積有經費再議充拓方有步驟擬懇尊處轉飭陳容二君酌照此數核減另擬簡明章程其條規內商請總署知照美使可否毋庸預定年限屆時來去多少由我自酌此事由南洋主政滬關出費所需尙不過鉅總署必可允行出洋幼童九十名卽學成十之五六分給總署及南北譯館機器局應用轉相傳習亦可生生不已否則人多費鉅學成而無差無官可以徧爲位置終覺可惜又條規末擬添幼童出洋時賞給監生年滿回國送由總署考試請給職銜一條並乞卓裁

十二月十九日致萬藕齡京尹

直屬自鈔票停收差徭減沒州縣僅賴錢糧平餘以辦公斷不敷用近年水旱頻仍蠲緩屢告而攤捐迭加寒士驟得一官實有進退維谷之勢若捐班雜項流品太雜窮民必受其害愚謂欲整吏治先使官可自給中材以下庶不致病民虧公吾丈久兼三輔計必洞鑒及此鴻章尙不肯見好

市恩於屬吏但祇可爲知者道耳連歲無麥民食極艱冬內得小雪四次雖未甚霑足麥苗似均長旺若託福庇稍有春雨接濟定獲有秋洋人近頗綏輯彼祇求兩不相犯我姑與耦俱無猜設險籌備則中國安身立命之計不在外人順逆也

復馮景亭中允

奉手書以薦賢之舉殷殷齒謝負羽飛檄久未作會而銓部來文又經議駁爲善不卒耿歎於中自維提師九載薦牘累萬難免濫竽惟執事豐才碩德冠冕東南區區頭銜尙不足以榮稽古轉爲計吏所持此積不能平者昨甫據寶覆陳疏發後適閱邸鈔徐壽衡力薦俞蔭甫正奉 嚴旨切責雖情事不同亦恐連類而及幸 聖明俯允不予外吏假借卿階然體用兼賅 特褒天語於此見江湖遺老 簡在帝心天下知東南耆宿之非虛而執事或稍慰追封三世之素願欣賀奚如清卿同津詢悉道履康

健箸書不輟名山事業惜未能及時展布想望風采愆如輞餓雨生奉諒
過歸志局尙仍舊否郡志通志目前必應纂修務祈與當事妥商卒業鴻
章先睹爲快畿疆民窮政冗彫敝萬狀蒞津受事瞬已五月勞形案牘日
夕不遑通商歸併逐漸整理似稍就緒侯相爲教案獲謗今日局面豈可
遽議翻騰老成謀國究非鹵莽滅裂者比惟各省兵制驟難變更南北
機器局同文館未遽曲盡奧妙臥薪蓄艾道謀無成茲可愧懼書局新刊
說文能否分惠十部交敏齋轉寄段注攷正寄粵付梓來歲當可印送試
院碑記收到謝謝

十二月二十日致王少巖石東山

七年以前銷案想已出奏八年至本年三月剿捻留防尾案是否亦由侯
相繕陳或由敝處敘摺會辦請先面稟示遵前案既經奉准以後自可
援例惟淮軍西征後如有加增變通支放章程望詳核應先具奏立案少

巖兄尙有出山之意否東山兄務始終其事

十二月二十四日致劉省三爵帥

准迭咨金積全股似已就撫馬酋家貲數千萬之說恐是子虛若輩以資產爲性命一旦蕩然除非殲渠乃可了事季老當有以處之祝三報稱河西通昌通貴等堡亦經降遁惟王瞳未下勢難孤立黃金山叛勇黑頭夥匪剿撫若何看來靈甯一路似可剋期蕩定北山零星匪勇不值大軍剿辦或分遣一二小枝縱橫兜擊總以良吏招墾良將鎮撫漸靖根株定靖非屯紮重兵之地此議可緩辦矣兄前入秦卽覺味如嚼蠟目前將軍無用武之地俟西北肅清擬請撤防措詞固順 內意懷疑虛捷未甚釋然恐未能得大解脫幸少忍耐沈幾待時可乎軍糧籌備來春可無飢乏慰甚遠村拙滯多疑慮已屬其清理簿冊仍歸金陵總局報銷其論事迂執可笑老境蕭條亦可憐也唐軍已報十二日開差到同州韓城自須小作

停頓大沽副將改委羅榮光將常勝軍礮隊併往勘估脩整礮臺海岸工程卽須數十萬金前陳津郡北岸圍築新城估計亦須二百萬從何籌措焉得不畏難耶彼午視事太易與醇邸同志前謂設防五萬人蓋合北路全局而言卽止數千步卒豈可自撤藩籬處今日時地惟有就事論事盡其力之所能爲而已侯相前日之局尙不能攙越津防鄙人則責無旁貸目前餉力兵力及人才均未便高譚遠略若逐漸整飭先求實在功夫已覺信心不過舉世皆陷一空字我輩豈更效之守大沽不能禁津人之勿殺洋船之勿入卽如崇公有名無實之守亦非無理可說似受制於人與否尙不全係乎此也法布交兵未息英俄又生猜衅以敵攻敵此數強大並處常態得人控馭必無他虞

十二月二十六日復王補帆撫軍

閩中吏治頹廢已久尊論州縣苦累必爲設法清理此誠探源之計畿輔

之窮遠過他省而州縣尤形疲累弟接事後與調甫等再四籌商爲各屬疏請十成留支豁免積欠鈔票部議幸已照准現仍設法減禁攤捐俾中材可爲自了漢然後責以廉能否則人人皆不敷日用虧挪交代永無清結尙復成何政體又焉望爲好官通省清丈斷辦不到或擇其尤者清理數處其餘仍設法逼押糧書繳出冊籍大才當有以拯之閩省留防勇營若干尙可靠否綠營兵額甚多近稍簡練否餉已發足否 廷旨屢飭練兵議者多以裁兵併餉爲善直省練軍行之數年無甚成效自曾相責令紮營操練規模少整固不足以禦大敵似較城汛散處爲強津海防務尤要擬將親軍礮隊添置大沽海口並調盛軍萬二千人移紮靜海一帶稍壯聲援津城埤薄又在運河南岸控扼殊不得勢擬於運北圈築新城添建礮臺以水爲險惟估計工費須二百萬金深虞無可籌措耳幼丹同年百日後是否仍辦船政所造輪船裝糧禦侮果否可靠外洋槍礮藥帽均

能仿製否海防以練軍製器爲急又以籌餉爲先閩中財力尙能自給弟處茲窘鄉則在在束手矣侯相爲伊戚陳季牧官虧不了諄屬轉懇執事代爲清理前於英藉翁函內已略提及季牧係岱雲年丈胞弟身後貧無立錫乞督屬設法彌補感佩無既穀帥如此結局天道茫茫鄭彼翁前去恐亦無可昭雪宜勸右農早攜忠櫬回東彼塢議加鹽價長蘆兩淮勢不可行渠再四陳說礙難照辦不知閩省鹽務情形何似兩生奉諱回粵侯相欲留辦洋務毅然辭決弟未能勸駕當代深悉外情留心此事者更少矣作梅已請補清河道垂老一官或無屏棄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二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篇目

桐城吳汝綸編輯

卷第十三

二月二十二日上曾相

同治十年

復劉省三爵帥

二月二十五日復應敏齋廉訪

同治十年

三月十七日上曾相

同治十年

四月二日上曾相

同治十年

四月九日復許星叔少卿

同治十年

四月二十三日復曾相

同治十年

端午日復王補帆中丞

同治十年

五月七日復金眉生

同治十年

五月九日復曾相

同治十年

五月二十三日復丁雨生中丞

同治十年

五月二十六日復丁稚璜中丞

同治十年

五月二十七日復蘇廣堂河督

同治十年

六月二十六日復吳仲宣制軍

同治十年

七月四日復曾相

同治十年

七月二十一日上曾相

同治十年

七月三十日上曾相

同治十年

八月十五日上曾相

同治十年

復金眉生都轉

八月二十七日復曾相

同治十年

九月五日復金眉生總使

同治十年

九月七日復袁筱塢學士

同治十年

九月八日致劉省三爵帥

同治十年

九月九日復許星叔讀學

同治十年

九月十一日復吳仲仙制軍

同治十年

九月十八日復徐仁山觀察

同治十年

九月二十一日復曾相

同治十年

九月二十二日復劉省三爵帥

同治十年

十月二日復曾相

同治十年

十月六日復鮑花潭中丞

同治十年

十月十三日復王補帆中丞

同治十年

十月十九日復張振軒方伯

同治十年

十一月九日復何筱宋中丞

同治十年

十一月十七日復曾相

同治十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復王補帆中丞

同治十年

復曾相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三終

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第十三

桐城吳汝綸編輯

二月二十二日上曾相

同治十年

大疏覆陳洋防條理精實目前固辦不到內意故置之不言應敏齋等駁擬日本通商規條並另訂稅則章程較子敬原議更加詳備滬上與東洋消息易通耳目較近此次議約必須慎之於始去冬曾屬柳原前光等卽在上海停住候議伊竟不允據云三月間必來天津總署業將此事全推敝處自應集思廣益擬卽奏請飭下應臬司先期籌備俟探聞日本使者過滬卽由海道兼程前來以資商榷屆期如日本所派係三四位卽請以應臬司暫充全權或協同議約子敬有辨才而近於執滯津門各領事均不相洽恐難獨任竊計恩竹樵履任敏齋尙可遠離伏乞鈞裁並指示機宜爲幸河北建城部議雖准估計工費甚鉅存津制錢斷不敷用拆徙

民房亦多梗阻擬擇兩河之間築一小城建行館兵房爲立足根本尙未卜能否就緒荔秋與容閱續議幼童出洋學習規條較前減省似屬可行
漸酌量減商總署議辦美使現帶兵船往高麗欲脅令通商立約有無戰
事尙不可知若由總署照會該使似須略遲海運漕糧赴通交兌如能將
使水偷短諸弊逐漸剔除自以改章爲是惟津門必須過剝同一剝船津
道管理則有弊豈蘇湘糧道管理遂無弊耶弊在剝船其致弊之由仍在
通壩大通橋節節索費人人要錢糧道其奈之何英茂文似祇討好而不
顧其後鴻章未敢主持斯議且俟江浙糧道到後再與從長籌計自冬徂
春畿境未得雨雪麥苗已枯南省得透雨可賀

復劉省三爵帥

繼金分兵覆疏詞旨均極圓暢 內廷適聞洮河潰勇滋擾遂罷前議聞
外之事將軍主之原不應悉由 中制近見奏稿輕重合宜武人爲帥尤

須於此處加意謹約將來卽握大符猶望兢兢勿失子美請假回湘未候
批旨致奉 明詔申斥議處家兄片稿內云應如所請給假未爲 朝
廷留分際亦干例議所謂要振紀綱者也兄與麾下曾勸子美循統領舊
式暫歸不必瀆奏偏以一奏爲榮真是蟲才劉毅齋通稟請撤湘營意甚
堅執雷黃自無准假之理左公專恃湘軍尙能慰留否閱鈔函陳情乞退
似難邀准甘南統將已否易人壽山斷不肯留河州西甯必有大戰蠻爭
唐定奎移紮隴州可爲秦鞏後勁季帥如不得告似須引我軍爲助也遠
村請改辦張秋轉運垂老無子又無家本是苦況但其官興尙勃發否萬
漢三去冬丁父艱給百日假回肥尙未來局三月下旬到後方能檄派徐
仁山前來津門談及後路各局皆以尊處餉帳輻輳報銷難清爲患遠村
誠不得清楚若易生手更多模糊漢三於鈎稽一道究未知勝任否郭月
樓係糧臺熟手正月甫由津回寶應渠無宣情或能久役望於萬郭酌定

一人由尊處咨調何如未到以前先派妥人代辦方策勛才具甚長操守未敢深信與蒯徐亦未必聯貫耳薪如移軍靜海聞其操練頗稱嚴整英法小操口令此間均有鈔本畢乃爾所譯可鈔寄一分以資比較徐邦道粗莽寡恥何故逼死民人自應查明懲辦騎將佳者實不易得隨轅先鋒多無遠志兄又不暇訓飭奈何

二月二十五日復應敏齋廉訪

昨奉二月初四日手書並鈔會議日本通商規條東洋與西國條約各一冊敬承一一陳子敬於外間情形本不甚熟前擬備稿大致已具仍不免疏漏之處茲得執事與朗軒兄旁搜博采斟酌損益足爲臨時辨論之資已屬子敬覆加核訂稅務章程另立條目自更周妥日來已有成書否望督同滬上諸友細意參稽務於防弊之中仍寓兩便之道斯不至大費唇舌去秋日本委員而稱該國使臣今年三月必來弟屬其過滬請示彼卽

堅卻謂順風可直抵津沽不定繞由上海其人貌甚馴謹中多狡黠尊處
既覺得熟悉情形兼通語言之人奉 旨後卽設法招致並酌擇明幹曉
事委員探知該使臣過滬或結伴航海偕來或另乘輪船北上庶不致誤
江戶大員被殺該國似有內患頃美國鑲公使由津赴滬將往日本高麗
據稱日本前有信至必派人來中國議約似決不肯愆期侯相函云轉商
閣下可與日使偕行計恩竹樵日內履任交卸亦不遠也來稿鈔寄總署
英美諸約繙出文義不知有無訛舛較之東人前呈澳國條約頗有異同
看其收稅法則比中國新關差強彼來我往恐各照舊章難以驟改耳彼
舫現在何處鹽道缺能議及否公牘門巡旣熟筆下亦極敏快若肯惠顧
實所深願但垂老冀得一官未便以記室相溷也

三月十七日上曾相

日本使者尙未抵滬敏齋交卸後先行來津否美國鑲公使過津曾與相

晤此次往高麗欲與立約通商尙非必欲用兵英使遇事齟齬似有蓄怨或爲修約推助波瀾法比爲津案仍有饒舌張翰泉等到戍未久斷難遽行設法此等事祇有付之命數無可如何畿疆春來僅獲小雨麥苗多枯秋禾未種殊深焦灼彼南辭官北游意殊可感日本事正須借助惟南洋少一更事之人徒抱歉耳

四月二日上曾相

廣建客匪滋事自須良吏鎮撫以善其後亦當有一二營居中巡扼威妥瑪羅淑亞月前同時來津英國教堂賠款議結二千五百兩完案法使求爲修建豐領事教士等墳前碑碣牌樓必欲奏明上刊 諭旨字樣已飭天津馬守與狄隆等妥議尙未定局威使回京羅使赴滬英水師提督亦起旋出洋適馬復振操江輪船運礮子來京威使謂船樣甚好中國製造亦頗得法現以北洋既無師船海口數里外不知消息擬卽商留操江駐

巡北洋稍通氣機前項仍恐由滬關接發吾師准否卽備文咨懇也日本使者已有信致齋帶委員通事偕來勢不能少往返川資乞札涂道在該關開款中籌付爲幸彼兄日前面 聖節略鈔呈聞二十八日 陛辭初二可出京矣再威使詢及派幼童出洋學習甚以爲然謂須選二十歲內外通習中國文義者到洋後專習洋學乃易會通十年可成若華洋書兼肄恐致兩誤渠頗通華學此語似有閱歷陳容諸君前擬派十五歲以上並延漢文教師同去本慮多費而少益可否再令妥商更訂此間三月內運次得雨麥苗雖不甚旺秋禾差可播種

四月九日復許星叔少卿

元帥函稱錦奎贊挾前劾察貝子之嫌任意羅織奎公到後當可昭雪衰齡遠戍磨竭總宮 先朝遺宿無如此老之坎坷者亦足悲矣廣建匪首竄匿孝盟計可捕獲然皖南客匪終爲江浙附骨疽須良吏鎮撫之也烏

庫去賊甚遠實無警報現有馬步各隊果糧餉接濟必能遮蔽游氛察哈爾以北臺站疲缺遲滯尙恐不足以資現兵乃復徵調直兵一千無論治裝饋餉萬分爲難且久屯重兵於漠北揆之古人出塞數月大舉卽還者命意迥別必有損而無益是以敵處尙待口外續報不敢僅憑庫倫張皇一語草率塞責執事以爲當否此間兩澤亦未深透

四月二十三日復會相

日本派外務卿澤宣嘉爲議約正使據涂道稟報逕由橫濱赴津不由滬上計期早晚可到宣嘉係該國通商衙門領袖似尙鄭重其事敎齊名位似難相埒或祇能作爲幫同議約大臣以免褻視屆時再與總署商辦寇一講一之說本無此意彼必一一援照西約不得不多方辨論亦不能預立限制也美國鑣使往朝鮮聞已開礮互擊續調英兵船往援未知確否前往大沽北塘察勘形勢北塘較易置守大沽礮臺孤立海灘徒飾外觀

毫無實際修理殊費財力臨事鮮有把握目前祇有逐漸經營稍壯聲勢而已腹地扼五大河之咽喉堅築一城鄙意仍須籌辦尊旨以平日儲軍火糧食有事屯營爲後路極中款要場運各商求禁川鹽已非一日場商資本甚乏卽運商亦非復昇平以前家數吾師必欲以林周二文忠責望今人恐須易時地而觀也筱兄過謁未知如何商計但求於公家所入無損未必能盡鑒淮商之心金陵孝廉楊長年名儒舊學落第南歸肄業鍾山曾蒙賞拔乞憐其貧老於忠義書局量爲位置養此讀書種子諒所樂爲其他不敢妄薦

端午日復王補帆中丞

日本議約使臣前月杪起程至滬早晚可抵津門敏齋計亦續到以東制西之說本不足恃惟彼已與各國通商援例請求礙難堅拒議約底蘊雖經敏齋子敬等互相參訂大意欲於西洋各國外另立限制與來意大有

逕庭恐難盡允惟竭心力以圖之中土不能自強處處皆我敵國又何東西之分水雷攔江一法傳習已久臨事能否得力未敢深信各省海口爲彼此公共之地彼若深入斷不能先爲堵閉以自啓衅口不閉則諸法不得施迨其深入爲亂肆應不暇恐無人再於遠處設施惟此事較之木椿巨纜破船大石少省力耳西洋新製鐵甲船頗多實無兼此法之軍器遠不如布豈獨不敢繞攻布城然視中土之弱則又強甚是以津案雖結猶耿耿焉有尋衅雪憤之思崇地翁久出不歸殊堪懸系天津舊城傾圯坍塌民居櫛比又不能用五大河之險是以議於河北建築新城以固後路而扼咽喉頃始勘定在西沽丁字沽之間土木工料無不昂貴估計借撥部餉尙不敷用且未能剋期集事焦灼曷任敝處親軍槍礮隊聊壯虛聲未足以禦大敵練軍分紮各路亦祇備內匪也畿境春來屢得小雨麥僅中稔專盼秋穀告豐海運逕交通倉弟去冬覆陳不可湘相惑於浮議請

俟下屆試行仍令鄙人主持若爲直隸則推出爲妙但於南省漕務無益有損誠如來示所云擬請師相自行轉圜未知能悔前說否幼丹同年決計不出船政極有關係是否由地方兼辦聞現造兵船可與西洋中下等比較亦有用處滬廠近亦於此著力所冀稍有成就不致虛糜勿村前輩在蜀時曾通音問近居講席想亦垂老矣晤時乞爲道念兩生在揭陽尙常有信否其才力過人而不蒙時譽可惜也

五月七日復金眉生

惠絨論洋務兩書洞中竅要惟所云二十年中必不暇與中國爲難我未能盡罄所求口舌之端卽兵戎之漸不敢遂信爲確論也但此事一誤於林文忠再誤於僧邸今已不可收拾有貝之財無貝之才均未易與數強敵爭較祇有隱忍徐圖弟俯仰隨人愧無建白又不敢遽作尊鱸之思詹念高人豈勝歎慕

五月九日復曾相

朗軒密報法國派兵來華重理津案總署先據赫稅司面稱緘告似係謠言羅使與西提督由滬過津匆匆回都未及面晤地山侍郎日久尙未回國果有變局渠當先還泰西向無羈禁使臣之例該國內患初平或亦無暇遠略然英人每以此語相嚇制萬一詭詐復生津門首當其厄祇有三寸舌與爲擋楮而已日本使者與敏齋筱南均尙未到幼童赴洋學習之議謹於來稿末幅酌增數語本日業經繕發鈔呈鑒核俟接總署復函請由尊處照函意繕奏一面會銜檄派舉辦計須明歲始能有人出洋美國鑊使往高麗兵端未已秋後當可回京轉致本國固甚迅速無論法人有無齟齬兩不相妨李世忠陳國瑞互鬪一案如何了結陳鎮藉此遠徙外人稱快但渠近稍斂迹良臣究非善類若兩敗則較平允耳威使前來津時亦謂陳國瑞在揚可慮鴻章直謂其無可慮也操江船已赴北洋昨據

管見咨復未知當否形雲於此道本非內行不過藉題維繫將來造成兵船宜選能親帶出洋者認真操習現有四船尙在不甯不兵之列多行江海以之探信緝匪兼資轉運仍以熟習駕駛爲要義輪船之練船猶之馬隊須先練馬長泊黃浦轉覺無謂鈞意以爲何如摯甫已到卽令履新游子岱卓然循吏恐其步趨不來勉以斟酌劉游成法爲之母藥令名頤桂鄉亭出京據稱春芝田已將 文宗聖訓交其賫呈

五月二十三日復丁雨生中丞

近狀目障漸開足腫漸愈經史古文日課精嚴不獨可養身病兼以涵養心氣惟炎方溼熱過重雖生長是邦性習尙宜究當積勞始衰之餘破瀉藥不可多服致傷元氣遠獲近爲俄人占購佳品殊爲難得檢篋中尙存若干分寄四兩差可服用關葑二枝內有尤佳者敬祈察收如服之有效當再覓寄此間力足致之去秋在津時固知思親迫切而神氣急躁毫無

春容自得之度更遜曩昔由於體弱多病不耐煩憂自奉諱後哀愴過情
內傷愈甚宜其諸疾繁興惟讀書養氣親服藥當更徵驗耳覓地營塋最
爲急務海山盤互之區佳城易卜腰腳少健尋龍勘穴或可按圖而索堪
輿家聚訟紛紛還須主人裁斷也槍礮圖說板六箱謹已拜登寶同珙壁
序言凡例尊處如已脫稿便中馳寄兄少暇當另作小序并之一併付雕
奚敢掠人之美地球圖說理大物博望仍悉心校勘發刻褚蘭生來詢知
郭德盛封閉後各處寄存公款尙可陸續繳還此款竟有著落琳琅萬卷
設法庋藏宦囊歸裝僅有此耳珂鄉父老必共見聞無須遠道惠寄鄙人
身如浮漚宦成傳舍無讀書之暇無藏書之所無管書之人徒自愧慙珙
邪前奏中外傳爲笑柄雖快一時譏惡之口自有千秋直道之公吾弟才
識心力什倍庸衆豈終爲山中人哉此等毀譽不過緣非科目翰林而起
今世乏才豈乏翰林科目耶家兄入 覲本欲卽行歸養而 召對四起

恩禮優隆不敢復言來去在津署盤桓均不免四顧旁皇做一日僧撞
一日鐘不知將何底止日本使者即到兄奉派全權敏齋子敬隨同幫辦
東洋必求與西人一律定約議者多不謂然恐難以口舌爭津案餘事今
始議辦完按俄國抵價四兇竟可免抵而訛傳法國內患已平有發兵重
理前事之說目前彼固無此氣力中土亦實無可防備崇地山至今未回
殊爲可怪粵海於彼中消息較近仍祈隨時查探確情如有緊要事件專
足赴輪舟轉遞似甚迅速江湖廊廟共此殷憂彼南尙未到津竹堂急於
求官亦難強留幕中苦無幫手地方常恐廢弛湘鄉風派仍追攀不上虛
與委蛇而已老母在鄂甚畏暑溼氣體不甚健貪祿遣親畢生大罪無法
能救至賤軀多春患咳入夏稍愈精力大不如前時賴藥餌滋補 冲皇
親政有日須圖卸肩

五月二十六日復丁稚璜中丞

濮鄆水套盜賊伏匿昨據大名李道稟報已派馬學孟勇隊赴開州邊境
探緝惟未詳晰是何地方茲准大咨已飛檄該道府州會同東境有司商
辦長觀察緝捕勦能自帶壯勇呼應尤靈必能剷除小醜李捷峯暨開州
榮牧皆非禦侮之才且榮牧不日卸事本任楊琛約須六月下旬抵開新
舊交卸易滋推諉其劉家樓賊寨可否乞飭長道儘力設法剿洗不分畛
域追查擊辦仰託仁庇卽易肅清弟必切屬李道督飭該牧及馬弁等協
同兜緝不准稍涉推諉也日來大雨時行漕船計抵八里廟黃汛消長無
常六月內當卽渡運此間海運米石驗收甫竣日本使臣卽至弟奉
議約全權大臣當有一番辨論

五月二十七日復蘇廣堂河督

此間爲泰西衝途京師門戶今昔情形迥異舊城陴陋尤不得控扼之勢
故擬於五大河以北建築新城以資犄角中土及邊境此式甚多事非得

已備豫於平時而折衝於臨幾或者憑藉險阻較有依據至百戰百勝未若不戰而勝尤爲取外良謨漢唐以來得失昭然卽究今事始末林僧二公遲一時之憤幾隳全局謀國者可不深長思耶惟保境庇民練軍製器要當刻刻自強便可相安無事局外寡識妄議沸騰微太夫子更事之人蓄德之閔不足語此敬誦讜論佩服勿諛藥田師僻處海隅久未得信承念附及

六月二十六日復吳仲宣制軍

西蜀外強中乾民情浮動庶而不富殊爲隱患非得大君子坐鎮綏輯無以遏未萌之亂源刁訟糾劫之徒尤望嚴加懲辦樹以風聲自來治蜀尙嚴水弱民玩濟之以猛非得已也魁時若謙和守分必不妄有干預從此事權歸一展布較易地山在法國來信亦稱謠傳發兵尋衅似不近情然國書不收多方留難此行本屬贅疣徒滋後悔日本與中土切近援例

乞盟貌恭情譎總署專委敝處與爲迎拒祇有羈縻勿絕稍杜畔嫌諸政廢弛已久洋務更無辦法殊爲可憂尊患似因暑溼氣體本原甚厚當可勉摺

七月四日復曾相

法國內亂已平津案議結羅淑亞李梅等均無異詞詎英國新聞忽有派兵來華之說崇地山五月初自巴黎都城密致總署云屢見法相必令府縣抵償方可了結欲與在彼定議地山以無權謝之嗣閱新聞紙云卽派兵船甚爲惶怖並聞地山求總署奏調回國等語今又久無消息或緣地山本在局中故爲窘逼耶法力既尙不能大舉各國亦斷不與合從且俟明年再看動靜日本使者來津市月詞氣尙屬恂謹初欲援照西約一律鴻章略爲開導令敏齋子敬反覆辨難子敬改擬兩國修好條規通商章程二本盡去西洋字面條例大致相同惟於內地販貨一體均霑兩條

全力禁遏似可就我範圍月內盡押後彼擬赴京一游總署原令敏齋伴往敏因鰥疾復發急思回吳祇好另派日人謫智好謀然不及西人之悍鷙似其內有不足也派幼童往西學習日內已繕奏否將來似須酌添八旗子弟想交議時總署或有損益五六月間直境雨水極大爲嘉慶六年以後所僅見永定河上游漫決八口並將蘆溝橋下石隄冲塌估辦大工約須二十餘萬天河順三府被災昨請截漕十萬石賑濟猶難徧及巨款無措仰屋徒嗟焦灼曷已津郡四圍數百里一片汪洋新城地基雖定秋後水退乃可興工南中夏雨尙霽足否聞皖滬苦旱棉稻歉收豈南北各有一天也東光陳令吳橋石令均是佳士而無政績可紀存之清勤刻苦請改捐攤鹽當規舊章頗爲司道所譏直省捐攤本是弊政相沿已久難遽更變現飭司稍爲裁減冀收令稍受虧累遼化趙州二缺應補有人從前奏調諸賢獨遺惠甫殊抱歉懷少遲當再委署其兄敬甫曾擬投廳

下求一差使久未得信未知行蹤何處

七月二十一日上曾相

日本議約已定英國威使忽在總署照會欲爲襄理已緘請據理駁斥現趕繕正本月內畫押蓋印該使堅請進京適孫竹堂送礮來津擬令伴送前往李梅月前由此回國總署屬令排解地山或遂脫然昨奉 寄諭省三乞病未准並有新疆之役中隔甘隴數千里荆棘轉運何能籌辦榮全景廉成祿等皆係無兵無餉欲以牽制俄人其可得耶庫倫必調練軍亦爲隱防俄界起見看來北路稍有可恃西陲實無了期直境練兵經師門釐定營制鴻章勤督諸將日夕訓練緝匪調防雖未能遽當大敵少變綠營惰窳之風此稍可告慰者彭紹南蒞任大名將來擬再添練兩營直境惟高地有收津河各郡竟成澤國畿輔水利廢弛已久收拾爲難年年饑荒非旱則澇坐此愁城智力俱困賑米折解一節伏求允行江糧庫頗有

蓄儲益見馬端敏善於節用也郭鎮寶昌來函附呈其人戰陣勇敢性情亦尙忠實所稱營伍積弊似非虛捏可否嚴札申飭並將廬州都司陳兆鴻撤參以警其餘陳弁劣迹殊多也鄭藻如才長心細在滬局難期展布沈品蓮屢以爲言茲來信懇迫附呈台督乞勿向馮生道及其局事經手既多且久似又未便調開

七月三十日上曾相

津郡剝船腳價業奉 寄諭准增子青中丞早經函允蓋船戶皆係津滄鹽靜窮民頂充以官剝爲業猶之水師舳板募勇駕駛口糧不足而欲禁其爲盜驅以戰陣必無是情理部中與南省祇知節費直督向在省城津道無肯上達是以籲頂至今必須重增運價再商請倉場嚴諭通壩人役除向有例規外勿使多索爲正本清源之計如此仍有貪利舞弊偷短太甚以嚴刑峻法持其後庶爲平允楊石泉迄無覆信諒不惜小費以撓大

政求師門於通問時道及鄙誠爲幸小軒所部各營分紮太散洵是一病
厚庵春霆省三薪如均不肯分兵防剿是也尊意以馬隊三營駐宿遷步
隊兩營駐揚州六營駐東壩似較整厚東壩寬閒冷僻地勢扼甯蘇之要
脅駐營尤宜盛軍在直隱恃爲重但一營不肯外分恐廢操練本省練軍
除宣化古北口大半出征外彭鎮練軍帶赴大名周鎮遵化練軍調紮北
塘海口省垣祇冷慶老練殊不放心故令慶軍馬隊鎮守保定以備肆應
目前暫難遣歸冬間鴻章回省容籌出替防之軍明春再請檄調湘勇六
營能否就緒何人統領餉仍分老湘餘潤穀齎果允行否聞左帥專候穀
齊回甘併力進剿似尙須添募耳淮軍津貼統將遠防他省米價無餘間
有批發欠餉者惟剿捻及西征較多慶軍在江境米價盈餘聞已分給各
營則統領無甚出息而多應酬之費昨蒙批准一萬令在本年欠餉內銷
算惟銘軍四十營在陝耗費殊甚若再出關餉需不可預計鴻章於直鄂

防軍久不肯借支欠餉向來亦視其軍之出力爲等差多者至二三萬少則三五千也李世忠回籍後聞有聚衆賭博情事其黨董姓在商州並無滋事實跡皖豫各因言官條陳派兵圍擊恐將激出事端竊謂此輩乘時勢以爲亂今中原大定既未能芟刈根株似不宜絕其生路外間謠惑亦難盡信彼居三省邊境伏莽易動流竄難防不可不慎於始事吾師以爲然否省三前函云不告不休屢阻不聽奉西域助剿 旨後尙未接其來信 內意以轉運籌餉屬之函丈與鴻章茫無所指想師必有以處之日本約事已竣一切尙就範圍敏齋回後當面稟大略

八月十五日上曾相

本年津河數郡水災與嘉慶六年相等其時庫帑充足賑恤至百數十萬次年春夏尙有巨資接濟目今局面斷難援照戶部七月二十七日力陳匱乏宜求節省一摺不准各衙門率行奏撥巨款雖直省災賑 廷臣屢

有建言既無特沛 恩給亦未敢續行籲懇截漕十萬秋間各屬撫恤一
畝卽盡卽江浙賑米折價解到僅數億萬飢民一月口食冬賑春賑茫無
指項在南省水災屋廬尙存北地則土坯葺牆一經浸泡寢處俱無朔風
早寒僵斃待拯之苦不堪設想來年耕作亦須酌借籽種凡此千端萬緒
非錢不行永定河本無治法新決十數口門鄙意竟欲罷廢又未便自我
作古駭人聽聞估計工需將近三十萬尙不知能否築成部庫竭蹶如此
各省支絀如此卽使照例飭撥必有停工待款之虞早夜籌思正無生法
適津商與淮南場商條陳一議姑以上 聞除另文咨商外查前奉三月
杪函示存瓜存泰在場在途共堆積五十餘萬引運商不肯買鹽出運場
商貧苦號痛無力收買官紳至煎丁細役皇皇不可終日等語各岸淮銷
壅滯固由私鹽侵占亦由內外輪章太緊若准場商自運十萬引外鄂湘
西岸勻攤自減賣價設法敵私各選好鹽各覓銷路未始不可乘私鹽之

措手不及插檔趕銷一批與輪環經久章程或無大損而場力藉此少紓鄰災可得拯助已爲一舉兩得與商代出資替作官運而以利息歸公辦法相等聞淮南有場業各家如許緣仲許次蘇吳曉帆萬籠軒杜小舫何廉舫等皆慫恿爲之此外尙有身家願隨入者或謂循環定章以杜驗費之弊今中間抽出十萬引由場商另運豈非環外之鹽與定章不符運商必多缺望惟上年考試私鹽曾經用庫款收買數萬引卽係額外配運插檔另銷已稍破循環之局環章本係外辦並非奏定四岸共四十六萬引之多此次祇插運十萬引約十分之二且祇今年一次並非永遠插檔在輪環運商獲利甚長似可分給場商以偶爾疏通之利或又謂與其變通另運不如勸諭四岸運商按四十六萬引每引捐錢一千亦可湊銀二十七八萬兩名正言順惟清水潭賑工係本省之事切近之災當日每引捐銀二兩尤賴丁兩生程敬之在事諸君多方勸督乃克有成現在運商滯

銷怨苦說累勢必推三阻四求免而後已且循環整輪本係鴻章署任時與彼浦兄推廣蕭規妥爲酌定茲以畿輔災荒無可控告迫而爲通融之請實出於萬不得已之苦衷爲法自敝祗有愧悚乞師門鑒而憐之如可俯允當飭該商等先行籌借解濟急需將與舊治數百萬生靈感銘大德備實與議政運章有礙能否另籌權宜之術惠此遺黎務望迅賜核示不勝惕息待命之至

復金眉生都轉

北直水災爲七十餘年所未有鄙人奉職無狀召此疹厲愧疚莫名雖經截漕十萬石並奏撥江浙采買賑米各二萬石災民極衆爲日甚長杯水車薪何濟於事正在焦惶無措辱承垂念肫摯設法代籌與簞軒曉帆緣仲彼舫廉舫諸兄議請另運場鹽十萬引分赴各岸減價敵私每引除成本運腳及應繳課釐捐項外尙可餘利約二三兩全數捐助直省賑米急

需果能辦到我公功德豈有涯量刻已照津商稟稿加敘案語咨懇湘鄉相國核准施行謹錄呈台電惟循環輪運章程定自鄙任實陳小浦得意之作行之數年運商獲利轉賣苦樂不均而各岸壅滯更甚幕府持之愈堅絕不肯變通盡利去秋收買考鹽插檔配銷事出於萬不容已豈肯至再至三湘相墨守成規常言鹽務不可輕議紛更不可多端捐派五年清水潭捐辦工賑甚不謂然今又屬隔省之事秦越肥瘠漠不相關且恐銷局運商嘖有煩言百方撓阻弟懸揣及此復加函籲求主持其議未知能允行否尊意以場商十萬引凡身家稍殷之人酌量招徠必可追隨又公稟雖託名以鹽易米實則一奉准行即可先向洋行借一整款匯津驗收以濟急需洵爲通權濟變之策諒可確有把握前因北人喜食雜糧緘商金陵浙省速將米價運腳每石折銀二兩五錢解津此間再委員赴奉天等處采買高粱包穀平糶放賑可得實用茲准鹽另運十萬引若能捐提

三十萬兩或先借墊匯解或酌買米石搭運愈速愈妙今年封河較早遲則仍以解銀爲便伏乞大才預與許吳萬杜諸君子妥籌示知爲感執事多能濟變每爲當事所忌此次致侯相書中未敢明言致滋疑謗望加愼密如可有成當令何人出頭承攬并祈示及否則湘相別有權宜籌助之術亦皆由此言發之誠哉仁人之利溥矣其爲感佩如何可言昨如冠九觀察在津曾屬其回省後婉商當軸爲閣下求一掛名差使以資養贍敏齋亦與議及不知能否得力耳極目望洋愁城坐困惟心鑒不具

八月二十七日復曾相

法國有意留難而地山卽坐待全權不肯決然舍去其平素風力概可知已聞李梅以在本國人微言輕未卜能否聽信昨威妥瑪過津詢電信有崇公由法至英之說渠謂法事未能速了似不甚確真如行雲霧中不可捉摸矣惟求遲於府縣當非地山所敢安允張翰泉日望賜環夢中說夢

殊可憫耳東使赴京呈進方物總署頗爲款洽日內卽歸省三續請病假
奉 詔優容飭於假滿後進駐肅州遙作聲援勿庸出關或者漸得解脫
承鈔寄覆總署函籌慮實爲精到 樞廷不知兵事不討掌故但知俄人
窺邊之急一紙徵兵若榮景二公本無兵成祿新失肅州潰至甘州所部
星散如何成行卽有去者損威辱國於事無濟省軍固是勁旅斷不能孤
行於無糧無主之地逼令決裂左公以隴上主人且因糧運崎嶇踴躍不
前客軍武夫誰呼誰應鴻章奉 寄諭及總署函竊料省三辭退必決旁
人無從挽回得吾師曲喻遠引當軸或稍開悟惟賢能大臣堪勝轉運者
意中有其人否鴻章苦思不得卽欲進肅州而甘境轉運已辦不起已無
能手由平涼而西節節游氛車駝必須大隊護行蘭州時常梗塞況再西
去月加運費數萬實多不敷題目太難殊難著筆擬俟省三自定主見如
可強起赴甘再與籌議奉聞前請另運鹽引籌捐之議無聊極思知必不

能允行或謂運商按引酌捐一二兩准其循環十年商情較順尤與定章無所窒礙師意向不以派捐爲然姑存此論以備他日緩急秋晴已久積水僅退一二尺仍是極目汪洋今乃知堯禹時洪流之酷鴻章德薄運蹇適罹此厄祇增悚疚東光陳令擬調邢臺以覘其能存之實心實政幾與子岱抗行絕不令其負累惠甫不至久閒堪紓垂厯

九月五日復金眉生巖使

惠示擘畫周詳仁心仁術無遠弗屆所議籌賑六條當牛爲南中善政北人耕地以人代牛間以騾馬無牛可當亦無養牛閒曠之屋粥廠粥擔現今各鄉紳董擇地爲之地窖避寒一層宜於山陝而不宜於直隸凡被水皆濱海窪區一片汪洋水退則又一片沮洳無高阜大陸可掘惟購製絮襖預籌麥種以工代賑三節正在督屬籌辦卓見大略相同加以搭放銀米減價平糶但直省奇窮積歉羅掘殆盡與調甫方伯商提地丁二十六

萬軍餉十萬預截來年運庫京餉五萬已是數十年未有之事此外無可設法無可控訴鹽捐一事雖切懇曾相恐難見允台旃赴揚與子箴廉訪密商能從旁爲力否或謂運商按引酌捐一二兩准其循環十年商情較順幕府銷局皆無阻難八月二十七續將此議緘商侯相亦未知可否擇行棉衣一事惠而不費或可隨地募勸頃已照來指分別飛檄加函淮南添何廉紡魏蔭庭兩分沈仲復何時抵滬於上洋情形少生惟係湖人果實力勸導必有起而應者無論衣件多少總望於冬至前解到方有實濟伏乞默爲贊助功德無量沙船酌捐蘇省無人主持卽沙田給獎加額亦須當道肯任未敢多求於人也借洋銀一節子箴諸公肯擔承否姑於函中提及霜枯漸屆水退僅二三尺弟俟封河前回省

九月七日復袁筱塢學士

尊論西事當如趙營平羊叔子之流重其事權使之簡練精銳少攜兵而

倍其餉與敵持久洵屬老成之見榮侯由烏城帶吉黑騎兵千人前往意
尙踴躍不知於事有濟否俄人長駕遠馭浸淫蠶食志不在小然其舉動
與英法稍異得伊犁後仍令滿蒙弁兵置守不遽占踞以鈐制迫脅漸漸
而入自須將軍善治兵者乃可操縱咸宜非徒角力而已長白人才漸少
非閩外所能與謀過承責望祇有愧悚省三不欲西行亦有不得已之苦
衷曾相與敝處相隔太遠籌畫糧運豈能應手卽餉項亦無處添籌平涼
以西烽烟多阻又左軍正在前進兩路擠雜轉運無人主持深慮久擡不
住祈執事就近商籌妥辦爲幸此間水災甚重發粟散財力難遍逮次歎
莫名

九月八日致劉省三爵帥

奉八月十六手書並讀咨到 批諭一道稍慰系懷前疏道路兵勇暫難
出關兩層言簡義賅後幅乞假調養亦甚切摯惟徑請離營粗直本色嫌

太朦朧胡文忠云陰陽怕朦朧謂與俗人共事不可施之於君父之前嗣後望加謹慎必不得已而請病亦不得輕議離營合則留不合則去古人處君友之道今日事君則當別論且督師而久帶一家之勇奉急難之命明知其不准而徒取疏數之咎甚無謂也溫旨毋庸出關止在肅州屯紮固是引人入勝彼塢稱聖眷優隆若必求解免則亦不足爲省三與侯相圖功塞外尤愜人望之語皆責備賢者愛人以德其意可深長思也榮侯在烏城奏俄人復伊犁後仍令滿蒙旗漢官員辦事擬帶吉黑馬隊千人先去似尙踴躍兄近在京與俄酋往還其人內雄傑而外禮義但令兵力稍可自強彼必不大肆要挾榮景惜非其人耳至肅州尙爲賊踞甘涼節節梗塞靜甯西去運道不通非大隊不能接設與左軍同一運路有主無客動多掣肘以後須縷細切實陳奏使朝廷一目瞭然或令協力河湟先清後路否則亦可自告奮勇與左軍分剿一路總以先清關內

後圖關外爲宗旨歸宿之處俟得 旨後再行妥籌轉運糧事有著兵乃
繼進兄所謂擔遲不擔錯者實爲此事定盤針勿再性急爲要曾相致總
署書已否鈔遞尊處茲再照錄附呈渠信到京計在中秋可爲七月二十
五日尊疏發明印證鮑楊前事最令當軸動心兄至今未復總署函亦以
不言勝於言也曾相允加運費數萬兩務卽專函懇之有錢則無事不可
辦駱駝尙少北邊多警采辦已遲且慮無多然亦不可不派員購求兄爲
水災所苦無善可告

九月九日復許星叔讀學

省三撤軍之議弟亦屢相勸阻惟久屯無賊之地卽欲進剿而事權不屬
苦岑難合遂躁急而不可忍耐適值俄人竊取伊犁遽令遠征幸再上言
卽蒙中止自來兵事以圖西域爲大舉雍乾中專用滿蒙弁兵東三省及
內蒙古馬隊以沙漠台站駝馬易具人地相習故能所向有功俄兵所

以取勝者亦專有駝有馬兼洋槍炸礮之隊今欲以南勇出塞開千古未有之奇局且令咄嗟立辦未免稍失審慎目今局勢姑令榮景諸公前往羈縻勿與角力仍以先清關內後圖關外爲主腦如甘省肅清遠人自望風折服軍聲亦震動遐荒似不過一傳檄折箠之力惟左公無強將勁旅委蛇檣梧河湟甘涼一時未能得手又不願推轂待賢省三謂平涼以西運道梗阻徧地荊棘節節須屯兵護送糧餉乃可繼進又與左軍同一運路有主無客呼應不靈則肅州亦不能遽去固係實情將來若有所陳尙希曲亮畿境水災殊廣工賑紛繁綠部庫支絀不敢乞恩本省共挪湊四十萬各庫蕩然一空猶慮小惠未徧元脩師精力尙健未知尙能起用否

九月十一日復吳仲仙制軍

畿境三伏霖雨窪地成災已重加以七月二十九至八月初四連雨六晝

夜高地收成遂又大歉現除截漕乞糴仍挪湊藩運各庫銀三十餘萬爲
工賑之需棉力已竭而餓民仍難徧活愧疚莫名東南各省大熟蜀中亦
爲八月初陰雨所傷何吾兩人之所遭獨苦也普捐酌裁固恤民善政然
亦不甚病民似稍減之爲是時若將軍人極和平但無主見松建營伍究
於軍務無涉必不稍有掣肘地山在法國議多齟齬已返英國尙無回華
確信據西洋新報法派提督帶大兵船五隻東來未知何意豈真欲翻案
尋衅亦係來年事矣英蘇翁留京子青升閩督小宋調蘇華潭撫晉吾鄉
京官益無顯者省三再疏乞病姑免新疆之役猶令其假滿後進紮肅州
道阻運遠主客難調尙徘徊未決若果西進須增轉運繁費江南或可添
濟若干川中協款乞大力主持提解爲感

九月十八日復徐仁山觀察

昨接九月初七日覆書欣悉前懇侯相於淮鹽籌捐接濟餉輔賑需已蒙

行飭子箴都轉議准辦運六萬引分岸速銷派李黎二守監辦核計可得銀三十餘萬兩約兩月竣事運庫集有成數卽分批解由貴局轉解箴翁血性爲公師相力顧大局均令我感激無地同日奉侯相初五自雙溝函稱允爲通融馳商子箴與陳小浦去弊存利之法惟慮場商另運紊亂環章運商更多苦累且恐搶跌賤售而環內運商亦相率跌價其在津條陳之商未必速籌挪款解直仍待到岸跌售後乃能上捐於直事仍無實濟若僅有損於淮猶當勉爲若並無益於津或另設法籌濟等語實老成見到之言鄙見此事不無稍損於淮南運商卻稍益於場商至原稟商人恐難先籌挪解可與箴翁妥商挪借之法俟其抵岸銷售後勒令按引繳還借捐原數其權在運司與監辦之委員當無過慮敝處月餉稍有存款未始不可挪用若干但無指定歸著日期則絲毫不敢假借乞與子箴眉生諸君妥實定議見示爲幸此項逕由運庫解貴局轉運直截了當但須劃

扣分明通報耳前檄勸捐棉衣惠而不費隨人心願鹽商既捐此巨貲鄙人不敢奢望如有湊集衣件付局轉解者務屬克齎能否專雇大車運津或竟折價由津製辦每件僅費數百文兄無論捐賑何款必須實惠窮黎稍盡心而已購米一節昨接芝田初五日來信錫米每石一兩三錢合漚斛僅八斗九升不如漚米較賤云已緘商執事斟酌米色價值年內洋船僅可趕運數千石等語今年十月杪恐卽封河輪船勢必居奇卽能購運三萬石而漚船斷難起運不如少買爲便由清江運河更多遲滯張秋起旱至臨清每石須大錢七百文且不能多殊不合算仙鎮收米之說應無庸議卽漚船搭運至春來已無用處似祇一二萬石方易脫手祈速緘屬盛楊二君並知會芝田可也省三昨又續假請令曹蓋臣軍門克忠赴陝接統交敵處妥籌復奏另鈔呈閱省三函稱所部多不願西去如曹蓋臣至彼撥給二十營告假者准給欠餉三月願去者亦爲養家之費陝臺尙

存十餘萬可敷此用無庸後路另籌現請盡臣來商恐不願往代亦無如
何曹若肯去卽照省議由鄂臺暫撥西臺袁學士代運可省繁費餘營調
回徐州暫令唐定奎代統徐議裁撤客俟商妥行知照辦望先籌議大略
並轉致鄂臺省三不欲與左公共事又太性急無忍耐准將無人良可浩
歎

九月二十一日復曾相

連奉函示畿疆水患重勢屢念俯采前議商令子箴筱浦察酌利弊以定
行止日來旌節過揚當有成局是否由鹽務籌捐抑另設法協濟懸盼殊
殷昨據徐道文達稟稱子箴已稟覆請另運六萬引委員監辦分銷計可
得捐款三十萬餘兩兩月竣事俟有成數由運庫分批解由糧臺轉運等
語未知筱浦有無異詞另銷有礙輪章鴻章前已慮及鈞示謂有損於淮
猶可勉爲若並無益於津當從長計寬仁平恕欽感莫名此事果能照行

或嚴禁跌價搶售祇責成運司與委員隨時按引收繳捐銀不至無著則
原稟原辦商人卽不能先行挪墊巨款亦可由糧臺月餉內提前挪用部
意實爲來年春賑及借給籽種無可指項但令准捐有人承攬早運繳清
歸款可也伏乞迅速核定咨覆俾有遵循永定河工程及各屬冬賑迫不
及待與調甫等通融羅掘共借兵餉三十萬預截京餉五萬以救然眉司
道各庫蕩然如洗誠恐再有緩急無以自存處此時勢亦無如何現屆立
冬水退僅一二尺平原尙有數尺須來春解凍後可漸涸復飢黎滿目生
計毫無殊深悚懼惟督飭印委儘力籌辦總想做到實惠及民四字以副
盡懷省三性急難耐又請續假薦曹克忠自代曹固多禮堂部下健將前
在陝甘戰聲最著左帥屢招不去鴻章不得已激勵成行擬分給銘軍二
十營果尙嫌少俟曹盡臣到營妥商定議盡臣祇要有餉無甚難色昨覆
硃已鈔咨冰案茲將密片稿附呈鑒核省意深畏左公掣肘勢難強爭將

來擬調唐定奎十五營回駐徐州以備非常師意以爲何如慶軍馬隊卽可少緩南下鄭玉軒經手局事甚多前函故云未便調開滬局料少匠減之言似未甚確數年之後欲靠船廠以潔洋氣不獨此局力所未逮卽中國日本各廠局皆未易言洋人創製已百餘年上下全力經營人才倍出乃獲致此雄富中土初學又少精心獨運之人以爲開拓始基則庶幾耳馮生言過其實行不逮言又內懷疑忌難愜衆望惟機器洋學似已入門他人空談尙所未及求隨時策厲而提撕之鄭守似不必調津鈞駕至滬察其病情果劇或准假歸省數月以慰其志品蓮昨又有函推重玉軒附呈卓裁廬州都司陳兆鴻不治輿情鄉人怨恨周薪如函並鈔呈非爲私也歐陽星泉早經赴楚劫剛必已見過鴻章擬俟十月杪回省

九月二十二日復劉省三爵帥

左帥在甘諸將不願西行固是常情惟吾弟以百戰威名准人領袖新疆

不能遽到衆共諒之肅州亦必不行中外清議無可解免凡辦大事業遇大艱苦須要堅忍如五六年剿捻時非敵牙很勁何能了局今甫登場卽屢乞退人必謂飽則颺去富貴安享又謂淮將皆取巧畏難無可倚任接此信後鄙人中夜徬徨心灰氣短不知計之何出也但意去難留未便以不入耳之言再相勸勉當請曹蓋臣來商渠祇要有餉不歸左公調遣不出關外俱可應命日內已遵 旨赴京約十月中旬回津此間不帶多人俟冬月杪到營籌商一切允撥二十營嫌少求兄月濟餉十萬恐辦不到兄已奏明俟尊處撥交若干營查照淮軍定章每關應餉銀若干兩分晰咨報到日再飭糧臺核明按月撥交湖北轉運局搭解西征糧臺轉解因蓋臣懇求再四允將向撥麾下轉運添募雜費銀二萬兩照舊飭撥接收意頗欣然此爲吾弟急欲脫身起見替人要餉仍代報銷永遠煩惱葛藤終爲子孫之累弟若爲兄設想當皺眉也蓋臣到後撥出之營如將士不

願隨征悉准告假無論去否均給欠餉三月必無人肯去鄙意行者補三月餉以安家不去者令隨大隊回南再酌給欠餉開除或較穩妥務祈細心審酌辦理萬不可再貽笑柄至感至禱親兵洋礮兩營操練既精到徐後再調赴直唐定奎志氣尙堅所帶亦係整隊應令回駐徐州暫行督率操練以後執事雖不在營侯相與兄稍可放心昨已緘商師相矣蓋臣勇敢樸直於甘事無難色殊爲可敬惟淮軍規制洋槍礮精微全不了了彼必挾林遠村方子政俱行望先令林方二君著實講求預爲措置免致臨事疏率銘營從我最久出力最多不忍棄諸孤危顛預之地執事諒同此心與蓋臣聚晤時亦當逐細告知也交卸文牘尤要一一分明以便兄轉行後路局所近年前後相隔過遠筋弛脈懈已不貫串賤軀煩苦日久老景侵尋殊不堪事弟決志歸田將來仍求應我緩急以全始終大丈夫生世血性義氣不可一日磨滅否則入魔道矣摺片稿二件附呈

十月二日復曾相

另運鹽引籌捐之議窒礙良多鄙意初欲借此發端以待師門就鹽商助一整款今既定加引四萬共捐二十萬聞揚州票價甚昂若先儘舊商認領無則再添新商尅期收銀驗貨數日即可截止劃出捐款轉解臺局搭運固屬確有把握尤屬無拂商情感戴仁施軍民交慶承屬由敝處奏籌賑款二十萬竊以 宮廷近增糜費農部日告支絀雖以畿輔大災向例須發 內帑百餘萬者茲皆無敢議及且欲添各關贏餘以供少府之需若知南商鉅款咄嗟立辦援例徵求尊處必應接不暇且蘇屬京餉及大婚指款均未解清以係年例額款不能籌捐以應也捐商亦可一不可再也奏索賑款而卽應豈他款獨不可應乎此無庸預奏成數之一說也鄰賑向可指撥近年已成絕調惟畿疆根本重地又吾師舊治遺民交鴻章代爲撫綏者願連無告不告之函丈而呼籲於誰函丈不爲籌助而更

有何人能助私中之公實爲大局何所顧忌甘餉則無省不欠未便比例
且甘捐幾徧天下歲計百餘萬並未預奏成數甘捐爲軍機捐爲民輕重
本末昭然可覩曷爲預定成數欲釋疑議而轉滋疑議此又無庸預奏之
一說也鴻章於九月二十四日專疏陳明賑捐請獎章程夾敘夾議包括
在內奉 旨俞允恭錄咨呈有案鹽捐卽有四五十萬亦不過請獎報銷
了之似不必爲此二十萬再請 降旨未審卓裁如何惟業蒙金諾務求
立賜批行擬於收到後附奏分撥順天府尹四萬兩接濟順屬春賑江浙
官商湊捐棉衣糧石求便中諄切勸諭爲幸節屆小雪津屬水勢尙未甚
退必須冰融後乃可消涸飢民流離盈野刼案到處皆有現派練軍分路
巡查恐尙未能弭此亂源曹蓋臣已入 覲當奉 旨准冬底到營省三
須春初乃可交替剝船加價乞大力主持部議祇是循例外間可暫通融
覆奏

十月六日復鮑花潭中丞

唐俗勤儉尙易圖治河防本無緊要同氛已兩年不入秦卽前此回竄不過同朝何肯越河而東保德州以上堅冰時但設卡巡哨潔土匪而已中外張皇申警殊爲可哂晉餉亦因此竭蹶鄙所知者張樹屏數營戰守堪特留以備非常其他皆可無之列也子壽德器深醖足資矜式前欲應小宋之招已固留之茲訂省志一席未便西向通達治體兼長奏記者實未易得無可保薦刑錢例幕必有老手至兵餉二事張振軒涉歷已久識見尙穩隨時商榷妥辦似無庸另延大幕晉撫局面頗小執事必勝任愉快幸無過慮

十月十三日復王補帆中丞

閩中吏治有執事精心果力轉運無形聞司道亦得幫手定見蒸蒸日上前臺灣道黎召民才能卓著氣敵萬夫蒞帥似不謂然聞設施頗近偏霸

然否第洋務難遇真才臺灣尤多隱患必擠之使去後來者究何如耶周
守才品俱佳頂補能否邀准爲要地擇人似不妨密片陳明或謂英布各
國有圖占澎湖之意雖無其事不敢謂必無是想也日本頗爲西人引重
其製造鐵廠鐵路練兵設關一仿西洋所爲志不在小惟諸侯擅權有似
列國紛爭近撤各藩回京議論不一實無圖我之心自明成祖強封爲日
本王後三百餘年倭患遂起今因中國肯與通商議約喜出望外願從此
各自強兵固本不獨東人無患卽西人亦不多覬覦若仍因循虛飾本自
先撥內患已增又何論東西洋之紛乘哉數千年大變局識時務者當知
所變計耳薊翁掉頭不同子青恐以母老乞養此席衆皆視爲畏途星翁
未必望坐轉也幼丹堅閉固拒船政殊費蓋籌與吾乘伏波來津欲一登
視渺若天涯二百八十匹馬力之船若能放兩層礮居然戰船然以視西
國兵船猶小巫之見大巫矣各省不肯撥用卽無可分養愈造愈多閩固

不支季帥若仍在南似亦無此長策 中朝氣太散例太嚴此等事真不易爲爲之亦不得力徒喚奈何畿疆水患爲數十年所僅見鄙人適承其厄災區太廣爲時又長前與調甫等窮搜力索由本省挪湊永定工費各屬賑款四十三萬又求滌師在淮南籌捐二十萬江浙紳商湊捐棉衣米石分飭印委認真查辦戶口總想做到實惠及民四字聊盡心焉而已新城基今尙在積潦中幸未興作來年再行設法另籌陰甫運甕可憫乃郎仍署大名丞缺據調甫云非河工不合例必當代謀直屬州縣已多痛苦同知更形蕭條但慰情聊勝無耳潘令係患難舊人長厚無家過承拂拭豈勝感激其甥周筱棠儀部不知回任否政和昨有函告附呈台覽表丞年少尙堪造就望隨時訓迪之厚庵雖甚厭弛尙有血性後人當不至流落 大婚典禮聞明年秋冬舉行尙未定議督撫似應有賀摺表式若無頒發似難臆譏星翁於 內事甚熟屆時商詢酌辦弟與滌師家兄均未

商及兩生久未通問自應服闋再取進止筱南在津數月老景頽唐頃又
回甯作梅三子夭折有伯道無兒之傷官興頓沮弟擬二十外往勘永定
河隄工順道旋省精力已不如前勉自支持藉紓遠宦省三三疏乞退舉
曹克忠自代亦名將也

十月十九日復張振軒方伯

省三從容解脫未受一語申斥 天恩可謂極厚來書尙滿腹牢騷大有
披髮入山之想兄復以年未四十而欲比古之韓世忠今之彭雪琴恐不
能也津郡賑務輟有就緒卽於二十七日啓行巡閱永定河工程月初卽
順道回省華翁計已履新晉甚簡僻易治而華翁歆不自足執事當舉所
知者直陳無隱亦可相與有成

十一月九日復何筱宋中丞

手示所論蒙地禁墾各節抉摘入微將來額筱山都護與華潭中丞接續

籌辦當不出此範圍口外各旗政以賄成弊隨法起無論如何禁約終恐實做不到裏面不符使外人得以乘間而入耳弟於初六日回省晤商子壽云已函覆尊處不便再赴吳中並於今晨先赴真定迎候前旂藉申契闊承詢江左政要人才謹就所知臚陳一二蘇滬兩釐局有何子永中翰慎修劉芝田觀察瑞芬總理可謂得人永翁品學醇粹識議正大近在蘇垣兩生子青均獲切劘之益惟以母老時思卻退久無宦情閣下急於求賢此正可備顧問者滌師方欲招致金陵而不可得執事過清江後似宜與通一信以鄙人繫維東道殷懃預爲結納恐其於新舊交替託故而去也恩竹樵龔任皖臬諒所聞知心地坦白條理似未甚精到應敏齋於政事本末人才賢否最爲熟悉近頗有歸志然蘇事尙賴之向例蘇撫祇管江東五府州江北兵馬錢糧及官員升降均由督署主政蘇松錢漕最重自減賦改章後大戶仍不免包抗州縣更加苦累此亦積重難返之勢紳

士固須聯絡操縱之間或當擇人而施自弟蒞蘇歷劉郭丁數任各署均不收門包規費青翁初至漸有物議此事各省凡例不同似與金陵一律爲是執事才長心細行方智圓前書所謂三數月自綱舉目張者固信之於平時非阿好也調甫遽升豫撫敝處如失左右手省齋到任需時情形較生奈何前屬振軒代兌兩竿諒已照辦幸勿急於籌還南歸有時當再指用蒙示節勞任人二語關愛何深久點高位懼速謗耳

十一月十七日復曾相

淮鹽加引籌捐連接子箴都轉與揚州糧臺報文二十萬已如數起解感德非淺子箴來文聲明併報尊處且於捐款外按新引勸募棉衣折價二萬兩救災卹鄰深明大義非子箴緩急相顧不能如此踴躍尤非吾師德蔭照臨不能如此順手金眉生云若使蔭渠在直穀山在江蘇毫無可籌助畿民悉填溝壑似亦篤論也天津水勢未涸年內放銀米約十數萬兩

此外各州縣自三四萬至萬餘兩不等皆委委員擇賢紳經理不使吏胥經手積弊一清實惠似可徧給餓莩盜賊無多堪以告慰慈廬鴻章十月杪由津赴永定河察看工程各旱口均堵築告竣惟蘆溝水口二百數十丈祇築一半須明年三四月竣事中泓淤墊實無治法與藻舟爽亭等商定來春深挑南泓下口稍圖補救未知有裨益否冬月初六日旋省卽得調甫開府河南之信如失左右手擬留至臘月交卸孫省齋蒞任尙早雖係素好其勤敏或稍遜耳劉韞翁久不理於湘人之口此次因巴玉農揚阿列款稟恭邸請派大員查辦遂以上聞旋即開缺聞所控多屬子虛諒無餘罪變石在湘毀譽參半未知果否勝任吳子建學士與朗軒樸誠相似或是幫手勉林果赴滬局催令卓如趕辦報銷稍釋羣疑蒞秋募人出洋章程均甚妥協惟其年已老爲時過長尙須徐覓替人唐定奎所部開春可抵徐州其人明白饒健尙無暮氣前聞省三假旋稟請離營回籍